

近世泰西列女傳

商務印書館
印行





英雄魁克叔傳 Don Quixote

女士遍讀密爾敦。倍根。孫買非而夫人。威支威司。諸名家之傑作。於諸人中。威支威司之著述。邁兒司 Myers 所著威支威司傳。女士亦深喜之。

是時女士於所學雖未深造。而終日繙帙。已知惟學之不足矣。嘗獨居自歎曰。世

界上種種學問。吾人不特無登峯造極之時。即盡余畢生之力。尚不及千萬分中

之一二耳。念及此。能不黯然而悲。時女士之父。移家夫爾吸而。Foleshill 與各芬

脫來相距密邇。格利夫居民見女士行。皆有戀戀不忍別之意。女士既至夫爾吸

而。新交頗不乏人。如勃來 Bray 夫婦。及其戚畹亨納爾女士。Miss Hennel 皆

當世之著作家也。女士最喜瀏覽風景。尤喜秋深出遊。嘗曰。余之靈魂與深秋風

物。交接於無形之中。苟能化此身為飛鳥。必飛繞大地以尋佳景。則長年之中。皆

秋光也。余讀尼古爾 Nichol 所著天空之構造及太陽系之現象。Architecture

of the Heavens and Phenomena of the Solar System 1 書時。不禁神馳乎幽

A 020331



渺之中。似覺此身翱翔於宇宙之間。飄飄乎欲仙矣。

一八四四年。時女士年已二十有五。譯司脫老司 *Strass* 所撰耶穌遺事 *Life of Jesus* 爲英語。是書前半爲亨納爾夫人之手筆。後以事中輟。故請女士成之。且加改削。女士竭三載之力。而書告竣。獲酬僅百金。而備嘗艱苦。嘗語人曰。余苟能信筆疾書。不用苦思。雖終日伏案。亦不覺其勞。卽偶有疲憊之時。亦斷不生懊悔。惟是書成之非易。幾於心力俱疲。誓終身不復從事繙譯矣。書既出版。大爲國人所歡迎。讚美之者。謂其中每句每語。皆含秀麗之氣。且用字典雅。洵佳作也。原著之人見之。亦稱賞不置云。

已而女士侍老父至威脫島 *Isle of Wight* 養疴。遊阿倫姆海灣 *Alum Bay*

風景絕佳。懸崖削壁。矗立雲表。天際彩雲層層。五色輝煌。與深碧海波相掩映。景象蓋至綺麗也。每晚女士鼓琴以娛老父。數月之後。老人竟沈頓不起。於一八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棄其愛女長逝矣。女士旣遭重喪。哀痛不已。未幾與勃來全

家同遊巴黎密浪。及意大利諸名勝。最後獨赴景納伐 Geneva 作數月之勾留。時女士資斧已罄。卽出大英百科全書。以半價出售。於是續習音樂。又從利夫博士習物理學。且自行研究社會主義之學問。女士寓書其友曰。近者余事蠟集。往往顧此失彼。以余觀之。似長日僅有數小時者。纔見晨曦破窗。瞬息間又黃昏月上矣。夕陽雖好。紅不多時。大有日不暇給之勢。每晚就枕之時。輒怏怏不能成寐。蓋日間所定之課程。終未能按時而了也。

女士返英後。往謁勃來。邂逅切迫門及墨開兩名士。其一爲威司脫明司脫雜誌 Westminster Review 之主筆。其一則智慧之進化 Progress of the Intellect 一書之編輯人也。切迫門深佩女士之才學。聘女士爲威司脫明司脫雜誌之副編輯員。投稿者皆當代名宿。弗老得 Froude 卡來兒 Carlyle 密爾 Mill 諸文家常有所著述。故雜誌之聲價日增。頗風行一時。苟非才學淵博之人。不能任刪改編輯之職。女士得此地位。足見其非庸庸也。女士既就切迫門之聘。遂赴倫敦。

下榻其家。此時之境遇。與在夫爾吸而時。迥然不同矣。其時之碩彥名流。皆以至誠相待。司烹塞 Herbert Spencer 竟與女士訂終身之交。馬汀奴 Harriet Martineau 及格奴脫 Grote 亦著作界中之表表者。常與女士相往還。時女士年已三十有二。首巨而髮長。蓬蓬然作棕楮之色。雙眸深灰。口輔流動。面色微帶蒼白。音吐婉轉而輕盈。勃來謂舍拿破侖外。首部之巨。當以女士爲最矣。

女士頗具口才。每發言滿座風生。而思想之富。識見之高。尤倍恆人。其尤足以動人者。則其仁愛之心是已。白拉恩曰。女士之課生徒。解譬明晰。循循善誘。其教授之法。頗類希臘古聖索克來蒂司。女士每見人之懷抱真才。而靦靦不敢向人啓齒者。必千方百計使之發展其才能而後已。每見他人具一藝。擅一技。表揚之惟恐不及。畏怯不前者。則誘導之。使之奮發上進。蓋仁愛二字。實女士之天性。而爲其一生言行才學之根基也。

時女士方校訂卡來爾所著司得林傳 *Life of John Sterling* 女士素喜讀名

人傳記。嘗曰。余願上天以奇才妙筆畀諸作傳記者之人。則英賢豪俠長逝之後。吾人得備悉其生平。其所懷之志願。所歷之艱苦。不至湮沒無聞。且以驚人之筆。敘奇士之言行。人文兼美。流傳較易也。今世名人身後之遺物。不過其零星不備之手札。破落不完之日記而已。閱之既不足詳知其人之生平。又非盡人可得而讀之。則生前轟轟烈烈之偉人。死後且泯然無聞。與秋草同腐。寧不令人喪氣。且傳記入人之深。移人之易。有非他種筆墨所能及者。而自傳之感人尤甚。余嘗讀阿索利女士 Margaret Fuller Ossoli 自傳。其中數語。頗足動人。其言曰。余雖無過人之才。然頗具一知半解之能。究可自慰。惟余命途之險巇。將伊於胡底耶。嗟夫上帝。豈余將以蹇運終耶。余讀之。大爲感動。自顧命途似尙平坦。私衷深感蒼蒼者不已。

時當代之著作家。多與女士相契。女士終朝與騷人逸士晉接。興致絕佳。司烹塞尤與女士友善。女士於其著述中嘗言曰。司烹塞與余雖成莫逆。然彼此初未嘗

有情懷。亦不自解其何因。其爲人殊亢爽可喜。余樂與之遊。余之新交中司烹塞實增余無窮之快樂。余等無日不相見。談笑甚歡。恨相知晚也。

由此而觀。女士與司烹塞之交誼。非可以尋常朋友論矣。設司烹塞後此未嘗介紹喬治柳活司 George Henry Lewes 於女士。則女士與司烹塞兩人之結果。不言可喻。柳活司擅詞令。每發一言。口角生春。聽之令人忘倦。嘗著哲學史 History of Philosophy 及其他小說數種。且時有所著述載於各種著名雜誌中。其爲人多機變。善詼諧。嘗執俳優之業。惟爲時甚暫。後爲新聞紙主筆。不利遂改圖。與妻子不睦。居常鬱伊不樂。惟與女士甚契。相見歡如平生。夫以女士之才華。柳活司安能不爲傾心。以柳活司之遭逢。女士憐之。亦理之常也。彼此旣相傾向。而愛根遂潛滋暗長而不自知矣。其始女士頗不悅其人。嘗曰。柳活司秉心仁慈。處事慎重。惟初見之時。余頗生其厭惡之心。今則此念冰釋矣。蓋世常有外貌刁猾。而心實無他者。柳活司亦頗類是。其忠愿誠懇之心。實爲其巧舌利齒所掩。苟非相處

日久。殆無不失之交臂者。

女士事務繁冗。頗生厭倦之心。嘗語人曰。近者投稿文件。紛集案頭。堆積如山。東鱗西爪。余目幾爲之眩。紛紜如斯。余又焉能執管爲文。雖然。是中苦趣。余惟有竭力忍耐而已。日昨空勃過我。作長日之談。渠謂本雜誌爲余所經理。成效昭著。影響所及。頗足驚人。吾國文學界獲益不鮮。誠非他種雜誌所可與相持並論云云。余聆其言。此心竊慰。但願余亦常作此想。則不至時生厭倦之心也。未幾。女士果以積勞致病。遂赴其友馬汀奴女士家養疴。聞作短文以自遣。如論賦稅 Taxation 法國之婦人 Woman in France 福音之訓語 Evangelical Teaching 等。其尤著者也。女士襲其父遺產。年五百金。然女士服用儉樸。不事華飾。常以所入資助親友之窮困者。其愛人好施之天性然也。

一八五四年。女士辭編輯威司脫明司脫雜誌之職。與柳活司同游德國。親密踰朋友之分。頗爲時人所指摘。蜚語流言。日盈於耳。素與女士交好者。深爲痛惜。謂

以女士有爲之人。乃昏懵至此。竟不顧嫌疑所在。名節所關也。

時柳活司正在搜羅材料以著歌司傳。於是偕女士赴威馬。至歌司生時居屋。入其室。見牀椅几案。布置井井。退閒室中書籍報紙羅列案上。尙有展卷未合。如方經讀閱而未竟者。女士見狀。悠然有感。不期淚之奪眶而出。

未幾。女士邂逅李司脫。是人工音樂。舞琴甫奏。聲韻悠揚。此蓋女士生平第一次聆廣陵絕調也。有雕刻家名老去者。美丰姿。善詞令。亦登門求見。女士頗樂與之周旋。時女士與柳活司終日執管。各有所著述。短文如威馬 *Weimar* 肯敏 *Cum-ning* 譯本如司兵奴撒所著之倫理學。 *Spinoza's Ethics* 皆女士手筆。惟不署女士姓名。以不欲人知其爲女子之作也。時英國女學方在萌芽時代。婦女輩學識多淺陋。至於著書之事。則非時人所敢夢想者矣。卽有之。世人亦必存鄙夷之心。唾棄之不暇。是以女士諱其爲女子之作。以博時人之一顧也。

柳活司忽染恙。不能執管。女士嘆曰。吾儕恃三寸毛錐爲生。身體之健康。卽生財

之道也。偶患疾病。則不幸之甚矣。時女士與柳活司同賃屋而居。書室僅一所。兩人多同作同憩。情款日殷。惟使君有婦。固非自由之身。而膝下三雛。嗷嗷待哺。尤不忍棄之也。

時兩人所事日繁。自朝至暮。無片刻暇。而著述餘閒。尙讀諸名家之傑作。遠古近今。搜尋殆盡。其嗜讀有如此者。女士既自德返。遂赴海濱讀書。柳活司著有海濱之學問一書。於此時脫稿。兩人時或質古問今。時或低吟朗誦。興致絕佳。

時女士年已三十有七。是歲爲其一生名著發軔之始。自是而後。女士之鴻著。遂如重山複嶺。層出不窮矣。柳活司常云。女士之作。構思曲折。描寫入神。而又洞明哲理。具此雋才妙筆。以之著稗史小說。必有可觀。女士嘗曰。曩者余嘗自許他日必竭吾心思腦力。撰一長篇小說。以餉世人。惟每次下筆。往往方成緒言。卽已文思索然矣。年來余覺於著小說一事。了無餘望。惟自忖於劇本一道。似略知一二。劇中結構及說白。頗有所長。至於描摹形態。果能動人與否。則不敢必也。

亞莫司巴頓。Amos Barton 女士所編教士之生活 *Scenes of Clerical Life* 劇本中之一齣也。女士既成一章。因讀示柳活司。柳活司曰。君之說白及詼諧工夫。已到深處。但未識能作酸楚動人之作否。某日柳活司外出。女士獨留。伏案疾書。立成一齣。中演密利彌留時之慘狀。悽惋欲絕。及柳活司歸。即讀示之。讀時兩人不禁淚隨聲下。柳活司曰。吾今方知君於悲劇工夫。尤勝於喜劇也。柳活司因以劇本寄示某書肆主人白來克烏得。署其下曰。喬治愛梨阿脫著。喬治從己名。愛梨阿脫則爲女士所喜者。故用男子之名。以邀時人之一盼也。柳活司謂白來克烏得。是劇爲某友所撰。而諱其爲女士之作。且謂自威克非而特之副牧師 *Vicar of Wakefield* 一書後。世之著述具詼諧之語氣。富感人之至情。而又描摹入理。措辭得當者。當以此書爲最矣。

白來克烏得雖采錄女士之作。而評鷺之語。亦甚平平。女士大失所望。不願更執筆爲文矣。柳活司陰語白來克烏得。以批語之影響。乃取消其批語。以二百五十

金爲酬。且請女士時惠佳什。以爲其所創辦書肆光寵云云。女士聞言。復形踴躍。立成一書。一爲及而非而之情史 *Gilfil's Love Story* 其一則曾納脫之悔過 *Janet's Repentance* 也。書既出版。大爲社會所歡迎。時衆口紛紛。欲追究著者之眞名。卒不可得。或謂爲包而活 *Bulwer* 之手筆。或稱非是。議論不一。英國大文家塞克來讀是書時。大爲傾倒。讚美不絕口。合而迫斯 *Arthur Helps* 曰。著者之眞姓名雖不可知。然必爲當世之大文學家無疑矣。時女士所著劇本。裝成一巨冊。名之曰牧師之生活。出版後。分致弗老得。迭更司。塞克來。丁尼生。拉司肯。弗來帝。諸文豪。迭更司尤爲心折。謂其中滑稽之吐屬。至情之言語。尤爲全書特色。讀時頗疑其爲女子之作也。

卡來爾女士曰。是書可稱爲人類之奇書。著者實用其一生之精力以成之。非僅費心思腦力而已也。其中措辭委婉而動人。然又無一語作眷眷之情話。說理明瞭而真切。又無偏見獨斷之惡習。敘事誠懇而眞摯。又無狂妄可嗤之囁語。讀之

者自不期深入其中。而常覺與書中人日夕相接也。卡來爾女士又曰。是書之著作人。必爲一中年之男子。其人愛妻在室。稚子滿堂。書中所敘兒女子事。獨能體貼入微。蓋自其妻子而得也。

柳活司見女士文名漸著。深自欣喜。女士素性易於喪氣。一聆貶抑之辭。卽已頹然不振。今者美譽盈耳。亦不覺爲之開顏。女士常曰。世人之於將來。往往有美滿之希望。而余獨否。終日惴惴然。似覺失意之事。瞬息且至。故余之所謂將來者。殊可畏也。今者少有所成。中懷竊慰。或者余之著述。竟足以流傳。亦未可知。自去歲以來。余之思慮。日就深遠。覺於道德學問。上頗有所進。知既往之非愈明。而冀來者之補救愈切矣。

僅教士之生活一書。女士已得酬六白金。其後各書出版。獲利無算。已而女士復構成一長篇小說。曰埃丹姆比特 Adam Bede。是書取材於丁那毛利司之遭遇。女士姑氏所口述者也。丁那毛利司者。一無知之女子。手刃其所生而不服其

罪。女士之姑業傳道。與罪女同居處累日。爲之祈禱。勸之懺悔。殷殷不倦。已而罪女忽豁然開朗。自承罪狀。痛自悔過。婉轉悲啼。如摧肺肝。姑氏惻然心動。臨刑之日。與之共載以往。俟其畢命始返。憐其無知獲戾也。埃丹姆比特甫成一章。卽寄示白來克烏得。頗蒙稱許。於是女士偕柳活司遊妙立克。特納司敦。未思那諸名勝。以蘇其積困。遊覽餘閒。作其新著。書旣脫稿。白來克烏得以四千金市四年之版權。出版之時。人爭購讀。一時女士聲譽蓬勃。聲價十倍。文學界中人。皆爲心折。歎賞不已。謀萊歎曰。是書之佳。世無其匹矣。利得曰。書中超絕之處。舍沙士比亞外。無能與之比肩者。時一勞働界工人某。艷是書而弗能購也。因厲書肆主曰。埃丹姆比特一書。賤子垂涎久矣。未審貴肆可否以賤價見售。俾得恣情一讀。如蒙見允。所惠實多。鄙人本能工作。以博微利。今不幸抱採薪之憂。無能爲力。惟心艷是書。幸憐而許之也。包克司敦於下議院中演說之時。嘗引用書中之語。至再至三。而埃丹姆比特一書之價值。遂日以增進矣。

女士對於衆論。殊愜於懷。時經濟上日就豐裕。因賃精舍於溫特哇斯。移居其中。自是而後。似不復有憂貧之日矣。女士居新屋。頗享人生清福。此時心身俱泰。環顧左右。似無缺憾之事。嘗問人曰。世之著作家。書成名顯之日。其得意之狀。亦若我否耶。吾自髫齡。卽已懸想成名時之樂。今宿願幸償。吾無遺憾。蓋埃丹姆比特一書。頗蒙當世稱許。謂爲可傳之作。然此書實一時妙手偶得。此後恐未必有得意之作若此者矣。女士之著述。皆借用男子之名。讀之者。惟知其爲喬治愛梨阿脫之作。然終莫知喬治愛梨阿脫爲何如人也。已而有人曰。利金司者。自稱爲是書之著作人。求貸於書肆。白來克烏得吝弗與。且告以著者之姓名。以破其奸。而女士之眞名遂暴露矣。

埃丹姆比特出版甫旬日。而銷售之數已達五千。第一年中共售萬六千部。書肆中獲利無算。故白來克烏得又以四千金爲女士壽。無幾何時。而德法匈牙利之譯本。已風行於世。時柳活司所撰之生理學。亦已出版。惟銷售之數。遠不若女士

耳。女士雖已成名。然昕夕攻苦。猶不少輟。其時所讀之書。列表如下。

司蒂芬生傳 *Life of George Stephenson* 衣納克脫拉 *Electra*

著者騷夫克利司 *Sophocles*

阿格孟朗 *Agamemnon* 著者衣司開拉司 *Aeschylus*

印度之英國領土 *British Empire in India*

著者馬汀奴 *Harriet Martineau*

三十年之平和史 *History of the Thirty Years' Peace* 近世之畫家

Modern Painters 著者貝倫卷 *Béranger*

弗勒得立克傳 *Life of Frederick the Great*

著者卡來爾 *Carlyle*

種族之原起 *Origin of Species* 著者大威音 *Darwin*

文化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著者白克爾 *Buckle*

其他如希臘哲學家迫來士 Plato 阿利司托脫爾 Aristotle 等之傑作。亦不憚一一研讀。雖學富五車。亦不過此也。

時美國某書肆願以六千金求女士之著作。惟女士方著河旁之磨車 *MILL ON the FLOSS* 一書。匆匆無餘暇。不得已而却之。是書第一版銷售後。白來克烏得書肆分其餘利十千金。以上女士。哈迫兒兄弟書肆分售是書。以千五百金爲女士壽。德國某書肆亦以五百金上女士。女士曰。余得有今日。固屬可喜。但余行將與是河長別矣。余居此歷有年所。淙淙流水之聲。已聞之有素。一旦舍之而去。能不黯然。蓋余將於名勝之區。遊覽一週。以收羅小說之材料。勢不得不行也。於是女士偕柳活司遊意大利弗老倫司梵利司羅馬諸勝地。每處皆作數月之勾留。在弗老倫司時。女士構成落莫那 *Romola* 之古事。未下筆之前。先飽讀名家著述。以備參考。其所取材之書。列表如下。

意大利共和國史 *History of the Italian Republics*

著者屑司孟蒂 Sismondi

哲學史 History of Philosophy 著者吞納孟 Tenneman

比亞他 Beata 著者脫落羅迫 Trollope

中古時代羅馬法律之研究 Study of Roman Law in the Middle Ages

著者海蘭姆 Hallam

希臘學術之復興 Revival of Greek Learning

著者及本 Gibbon

塞芬納羅拉傳 Life of Savonarola

著者栢蘭馬登 Burlanachi

宗教上及神怪之美術 Sacred and Legendary Art

著者哉姆遜夫人 Mrs. Jameson

近世哲學史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

著者勃爾 Buhle

羅馬 Rome

著者立得爾 Liddell

羅馬史 History of Rome

著者莫姆遜 Mommsen

欲詳悉十五世紀時代之民風俗尚。備考之書。不勝枚舉。以上所載。僅百之一二耳。書成後。女士歎曰。余下筆作落莫那時。青春正好。而書成之日。則雙鬢欲斑矣。足見可傳之作。非一朝一夕之功也。然落莫那埃丹姆比特及三月中旬 Mid-
dlemarch 三書。與女士之名。同不朽矣。女士又曰。著書一事。非可率爾而爲。苟信筆直書。不顧其於世人之影響爲利爲害。則直稱之爲名教之罪人可也。余之於落莫那一書。雖不可謂爲濟世扶俗之文。然實嘔心血絞腦汁之作也。

歷年有半而落莫那始脫稿。康喜爾雜誌以三萬五千金得之。女士因市一精舍以居。女士終日孜孜於學問之途。親戚故舊之門。雖足跡罕至。然人之造其家者。無不竭誠歡迎。當代諸文家詩人如白浪林。黑克司來。司烹塞之輩。多樂與遊。且

常飯於其家。克老司於女士行狀中。盛稱其款待賓客之周至。女士宴客之際。常有音樂。以娛佳賓。荷座中有精音樂者。女士必請之奏技。以爲歡樂。當世碩彥通儒。多樂與之往還。客之至其家者。幾無間日。戶限爲穿。其所以不憚往返之勞。而來求見者。徒以慕女士之盛名。而欲一接談吐爲快也。人來。客室雙扉立闢。舉目一視。卽見女士坐於火次。以候客至。其最易觸人眼簾者。卽女士絕巨之首。長髮蓬蓬然。時已星星作灰白色矣。女士音吐極低。苟與人款語。身軀不覺漸移漸近。發言時狀若甚懇摯者。且談論之際。心甚專一。目不傍視。耳不傍聽。出語滔滔如流水。似有不竭之勢。客之後至者。欲與主人爲禮。竟不得問。而女士言論如故。初不知人之至其前也。談笑間。忽舉雙眸。始知客至。卽起立爲禮。狀極殷摯。似發自心坎中。非可以世俗應接之道比也。

一八六六年。女士又成一書曰非立克司好而脫 Felix Holt 售一萬五千金。女士終日著作。體魄日見羸弱。柳活司愛護惟恐不力。來往書札。獨任其勞。且讀報

章及時人評騭之語以告女士。其體恤可謂至矣。女士於一八六八年成一長詩。曰西班牙之其潑雪人 *The Spanish Gypsy* 是詩之成。女士頗費苦心。其初先飽讀西班牙羣書。後復僑居西班牙數月。考察其地風土人情。始下筆作詩。故後此是詩之膾炙人口宜也。設女士於詩學一道少致研求。則豈特一小說家而已哉。

女士於一八六一年所成沙拉司馬那 *Silas Marner* 一書。時已爲人購取。一八七二年女士又著三月中旬。是書出版之日。文學界中爲之一震。無幾何時已譯成各國文字。本克老夫脫自柏林寓書女士。謂是書在德尤風行。幾無人不讀。云。女士既頗獲多金。卽以鉅資營一精舍於塞利 *Surrey* 地。廣近九畝。高樹叢林。殊形幽雅。女士性愛花草。尤耽林泉之樂。自入新居。狀頗踴躍。嘗曰皎皎陽光。馥馥花氣。使余體頓改舊觀。成一新我矣。一八七八年。但理爾得郎大 *Daniel Deronda* 一書告成。女士謂著是書時所用之參考書。不啻千卷。女士有過言與否。

則不敢知。然年來所讀之書。爲數必不鮮。吾書所舉。特其一二耳。世之學者。苟從書中所列表而讀之。不可謂無少裨也。

女士與柳活司同居新屋。其樂陶陶。所與交遊者。僅寥寥數人。如丁尼生。毛利兒。亨利寶星。荷蘭得夫人等。與女士朝夕相過從。時柳活司日形消瘦。體魄遠不如前。未幾忽嬰重疾。旬日即已不起。沒時爲一八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也。柳活司之亡。於女士實爲生平莫大之慘痛。女士既失其臂助。又乏愛護之人。肝腸寸斷。哀毀幾不欲生。

克老司 John Walter Cross 者。一紐約富商也。治銀行業。與女士及柳活司甚相契。年雖少於女士。頗有幹才。自柳活司逝後。女士常資其臂助。時女士年以千金助肯不立治大學高才生膏火之費。款項署柳活司之名。以誌亡者。女士曰。余苟得少延殘喘。必竭余綿力爲柳活司樹德。以報相知之恩。女士自失偶後。長日處愁城中。抑鬱不可自聊。克老司母子憐之。百計以解其憂。未幾母亦長逝。克

老司孑然一身。煢煢無主。遂與女士相依爲命。兩人憂患餘生。彼此相憐。日復一日。遂不覺昕合無閒也。一八八〇年五月六日。女士與克老司成佳禮。時去柳活司之亡。一載有半也。女士改適後。嘗曰。余雖不能恢復故我。惟朝夕與知己相處。生趣或不至盡燭耳。未幾。女士忽嬰重疾。幾致不起。病少瘳。寓書其友人曰。余病中調護之人。雖天使弗如。賤恙得有起色。而至於今日者。實克老司之力也。女士雖與新交情篤。然未嘗忘其舊好。嘗歎曰。設以余之性命。能易柳活司之幸福。余固慨然不辭也。

已而女士夫婦同返倫敦。以過隆冬。女士喜爲慈善事業。嘗以五千金捐助溝吞大學校。落魄無聊之著述家。多受女士惠。親故朋友之求助於女士者。女士無不慨然解囊。女士夫婦恆讀聖經。以求真理。以賽亞約來邇亞及聖保羅之書札。爲女士所尤喜者。女士年雖已老大。猶勤讀如少年時。謀萊莎士比亞。密爾敦。司各德諸名家傑著。以及英法德諸國之文學。皆從事研究。時其病軀已日就強健。有

以女士自傳請者。女士歎曰。余命途險巇。生平所遭。無非失意之事。雖然。以吾之不幸。告之世人。則世間不如意之人。或當少慰而自勉也。

十二月十七之傍晚。女士往奧克司夫得大學校 Oxford 觀學生演劇。次日。又赴聖及姆斯學校之音樂會。偶爲寒氣所侵。患喉疾。頗危殆。翌日醫至之時。卽已沉頓不堪。彌留之際。謂其夫曰。乞告醫士。吾左側痛徹心腑也。此爲女士最後之一語。辭畢卽已寂然。

女士嗜學如飢渴。至死不變。嘗曰。余限於時日。不能遍讀世之名著。實爲畢生憾事。然此固無可如何也。女士賦性寬宏大度。卽有面斥之者。亦不與較。女士嘗曰。苟能忍人所不能忍者。則庶幾可以成大事矣。

某星期日下午。余赴倫敦。瞻禮女士之墓。青石之碑。高約二十五尺。巍然峙立。上鐫數語曰。此爲喬治愛梨阿脫。葬身之所。原名馬利恩克老司。生於一八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沒於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有一。墳之四週。

護以短牆。玉簪花及蕃紅花叢生墳上。紅白照眼。其旁則柳活司之墓也。

弗來女士傳

設有人焉。具絕世之丰姿。擁百萬之資產。於社會上據最高之位置。而獨能毅然犧牲其一切之快樂。以扶困濟貧爲事。且傳佈福音。北自司各蘭。南至法蘭西。以拯救愚民於罪戾。則世人之仰慕讚美。且著書以表揚其盛德。宜哉。其人爲誰。卽以至公無私四字。爲處世立身之祕訣之伊里沙白弗來女士 Elizabeth Fry 是也。

女士於一七八〇年五月二十一日生於英國老列克 Norwich 父約翰革來 John Gurney 爲倫敦富商。女士其第三女也。母爲巴克來氏之裔。美而賢。才識卓越。爲戚黨冠。其理家尤井井有法。一般研究文學科學之人。多樂至其家討論學術。故女士居屋幾成爲文人學士薈萃之區云。

女士戀母之切。愛母之掣。倍於常兒。其母體素弱。時嬰疾病。女士就枕之後。輒憂

心悄悄，輾轉不能成寐。懼萱堂見背，而承歡色笑之無日也。其母偶占微恙，女士必癡立床前，堅守不去。且時相母面，以驗其有鼻息與否。若恐其猝然棄之而逝者，齒雖稚而慮遠之心，則固如成人也。其母絕愛憐之。嘗語人曰：伊里沙白之可愛，如小鳥依人，性情之婉順，尤非常兒所可及。自少至今，初未嘗與人忤也。

女士於其著述中，敘其少時之樂事頗詳。嘗曰：阿母爲余生平所最愛者。母常挈余閒步家園之中，且爲余講亞當夏娃被逐之故事。余念天上安樂園亦類吾家小園否。回想此時此景，歷歷如在目前。猶憶家園之中，花床錯落有致，其中花卉多吾母所手植者。春夏之交，百花欲綻，余常侍母賞玩其間，燦爛之色，郁馥之氣，至今思之，猶令人心醉神怡也。

女士居屋爲倍根故廬，備極壯麗。屋據廣園之中心，園內高樹林立，枝葉蔽天，而溫生姆河支流直貫園心，紆徐而西去。屋南青草如氈，一片平鋪。週以老樹爲垣，樹下野花成行，五色斑斕，點點如星。長年之中，景象皆媚媚可人。美術家常至其

地收拾作畫之材料云。

正當此春光明媚之中。其母忽染疾病。二數日卽已不起。不圖青春正好。遽爾夭折。遺兒女十一人。皆幼弱可憐。最稚者僅兩齡而已。時女士年方十有二歲。已知喪母之痛。此時之慘狀。至臨死時猶在心目中也。

女士少時甚膽怯。夜行往往震恐失次。就枕之後。常請徹夜燃燈。海水之浴。人多樂之。而女士獨畏怯不敢一試。家人多嗤其愚。以爲小兒恆態。置之不理。而女士之神經。遂隱受損傷矣。女士嘗曰。育兒之道。當順其天性。強以所難。反損其天真。苟余家人少順余性。睡後聽余燃燈。夜行以人爲伴。勿強余海浴。勿使余驚懾過度。則余膽力轉因以壯健矣。女士旣身歷其境。故後此身爲人母。於教育兒女事。獨能體貼入微。不至有過與不及之患。其教導罪犯。亦用此法。罪人爲其慈祥溫柔之態所化。咸不期心悅誠服。而樂聽其指揮也。

女士年旣及笄。秀髮拂額。玉容明麗。丰神綽約。態度欲仙。性敏慧。善解人意。喜縱

騎郊外。常御猩紅騎服。愈覺鮮艷如名花。每臨交際場中。座客無不爭先恐後。承迎色笑。而女士則淡然自若也。女士於其雜記中嘗曰。余於宴會之際。無不戰戰兢兢。不敢跬步越禮。嘗見女子於稠人廣座之中。放誕不羈。肆無禮法。心甚厭惡之。常自幸未嘗染此惡習。然深懼中其毒而不自知也。邇來余自覺品德日趨日下。豈余喜交遊。樂宴會。卒隨世俗浮沉於不覺乎。今年已十有七。轉瞬卽成老大。若不自勉。則天賦我之聰明智慧。將如機械久廢。鏽紋滿其上。不可復用。日久覺悟。悔之晚矣。

是時有美國牧師名塞弗利者。來英傳道。女士姊妹七人。同往聽講。據最前之座。仰首傾聽。至於忘神。每至動人之處。女士往往泣下。歸途之中。尙掩面啼噓。不能自己也。自是而後。女士性情大改。與前此判若兩人。喜榮華樂晏安之心。一時消除淨盡矣。後此女士彌留之際。猶口述其事曰。余年十七時。聆牧師講道。大爲感動。始翻然覺悟。而至有今日。不然。余終日夢夢。醉於交際場中。無醒覺之時矣。至

今思之。當感謝牧師當頭之一棒喝也。

未幾女士赴倫敦。以廣見聞。且欲遍嘗社會上種種滋味。而定取舍之分。及返自倫敦。覺一切行樂之事。味同嚼臘。嘗語人曰。余旅居倫敦時。大改余之素行。凡行樂之地。足跡靡不至。即於其中。增余無窮之閱歷。覺凡行樂之場。皆傷風敗俗。所由生之地。設余能周旋其中。而不受其毒。則庶幾可以竭余棉力。匡正陋俗。而使一般青年男女脫身於迷網中也。即跳舞一事。若視爲運用體力操練筋骨則可。若但視爲娛心行樂之事。偶一爲之。固屬無傷。數數爲之。何益乎。世人苟能盡蠲其行樂之事。則嗜欲必日澹。俗念必日忘。此心恬靜無擾。必日趨於正途。而行善若不及矣。

女士既大徹悟。遂舍其榮華安樂。而奔走於窮苦無告者之中。鄰里有急難疾痛者。女士扶助惟恐不力。已而創一學校。以教育貧民之子女。其初來就學者僅一人。然無幾何時而生徒之數已達七十人。女士雖終朝碌碌。未嘗有厭倦之容。而

踴躍鼓舞之狀。初無改於昔日也。年雖僅十八齡。然頗知自治之方。嘗定規則六條。以自匡不逮。第一條。當惜分陰。女士曰。余之言此。非謂必晝夜孜孜。方爲惜時。苟每日以數小時休養精神。少事娛樂。亦不爲過。惟當養成勤勉有爲之習慣耳。第二條。待人處事當以誠。第三條。勿言人之短。當揚人之善。第四條。勿以非禮待人。勿以惡語傷人。第五條。勿事奢華。第六條。凡事當三思而後行之。爲善固屬非易。然帝力至偉。冥冥之中。常伸臂相助。則所往無不如志矣。

已而女士漸屏華飾。珠玉綾羅。皆置不御。然荆釵布裙。亦未嘗少減其丰度。其始舉家頗不直女士所爲。時相勸阻。後此見其所爲。實屬善舉。亦不覺同聲讚美矣。女士年二十時。有倫敦富商名約瑟弗來 Joseph Fry 者。來乞婚。女士懼成家之後。未必能分身以繼其慈善事業。故頗猶豫不能決。女士曰。余日夜所孜孜以求者。靈魂上之幸福而已。惟適人之後。於余事有礙與否。則不能不令余惴惴以憂也。未幾。女士與約瑟弗來成佳禮。然於一切善舉。未嘗稍懈。夫以一婦人之身。

既須部署一家之事務。又有兒女十餘人以累之。則內顧之不暇。又安能爲他人奔走。然以弗來女士之爲人。有果毅勇往之概。則世無不能爲之事。惟女士苟抱獨身主義。其所成就或不止此。亦未可知也。女士既歸弗來。翁姑以禮相待。小姑尤與女士合。未幾。女士營一廣廈於倫敦。其後遂成英美朋友會中人會集之區云。

女士於其雜記中嘗曰。余爲弗來家婦。已八年於茲。人世種種之試探誘惑。已嘗之盡矣。幸余道心甚堅。尙能自持。不爲外物所奪。究可自慰。雖然。余今日之行徑。與余初心毋乃大謬。不爲基督教會一走卒。爲聖道出力。拯世人於罪戾。以自立功。而造永遠之幸福。而爲一力竭心疲之人妻人母。而孜孜於此世之事。以求暫時之樂趣。寧不可悲。雖然。余命途中之困難。安知非所以勉余立功。而助余之成也。安知非用以教我上帝之謂何。而榮耀之安歸也。世上一切。本無可爲。亦不足爲。惟歸榮上帝。乃吾等爲人之本旨耳。

日月不居。忽忽已歷十一載。時女士全家遷徙。迫勒吸脫。Prasnet 精舍。此十一載中。滄桑陵谷。人事大異。女士父已物故。其妹適包克司敦。女士受朋友會之聘。爲傳道之人。時膝下兒女已有七人。煦寒問煖。無一不須女士之身。女士家務雖繁。尙能抽身爲基督教會盡力。有心人無不能爲之事。信哉。

女士演說之時。座客常滿。女士曰。夫挺身立於稠人廣衆之中。萬目所注。如矢之中的。余又安能不驚。然當上演說臺之際。捧一片熱誠。貢一夥赤心。講說之間。不覺熱潮上湧。畏怯之情。自歸於烏有矣。女士演講時。一片婆心。時露眉宇間。上自冠冕堂皇之君主。下至鐵索郎鐺之罪人。苟稍具人心。無不爲之心動也。

與女士望闔而居。有白髮盈巔之兄妹二人。居屋久不修治。朽敗欲傾。老人家本少康。後此日漸窮困。因養白兔。以博微利。然所入之資。猶不得求溫飽也。其妹以家景中落。終日憂鬱。不與人往來。遂養成冷澁難近之性。然女士獨能得其心。而此人胸中之塊壘。不覺爲女士仁祥之氣所化。遂如堅冰之經烈日。消融無跡矣。

於是女士請於老人。以其屋旁一巨室。賃爲女子小學校之課室。老人從其請。不旬日間。而貧女之肄業於是校者。逾七十人。女士某友嘗曰。女士之遇兒童。温婉可親。故兒童咸樂就之。卽與女士素昧生平者。一瞻其丰采。一接其警歎。無不心神傾向。而不自知也。

時女士年已三十有一。家中藏貨甚夥。備濟貧人之急。如法蘭絨棉布藥材糧食之屬。堆積如山。數楹之屋爲滿。女士外出行善舉時。常挈兒女。年事稍長者與俱。使彼等知行善之中。樂趣無窮也。女士所至地。多窮人麇集之藪。穢垢不堪寓目。斷井頽垣。破窗碎瓦。觸目皆是。而道路非泥濘濺衣。卽崎嶇難行。然女士甘之如飴。視疾問苦。親愛如家人焉。

未幾。女士從人之請。赴倫敦近地之慈善會相助部署一切。初女士以家中皆幼弱。頗躊躇不能決。旣成行。二來復後寧家一視。見百凡就緒。家政井井。與昔時無少異。不覺大悅曰。此雖兒輩之功。然實上天之相余身也。女士有僕人。嘗嬰重疾。

女士立牀前爲之講永生之福。至其淹逝始去。且歎曰：婢僕之身世實大可憫。彼等自視太卑。似覺天賦與吾人不同者。而吾人爲俗見所浸漬。亦忘上帝造人。固無軒輊也。且與帝王共事之人。孰非以奴婢自居。然得侍聖躬。尙沾沾自引爲榮幸。由此觀之。則世人孰非奴婢。特奴婢之中。有不同耳。惟上天造人靈魂。無貴賤之分。苟順正道而行。自獲天佑也。

越兩載。時女士年已三十有三。移家倫敦。以過隆冬。紐格脫 *Newgate* 有囹圄一所。黑暗不見天日。獄囚皆偃瘠無人狀。獄中有婦女三百餘人。小兒女繞膝呼饑。喧嘈之聲。聞數里。而犴獄之制度。尤不合理。老奸巨慝。與跳梁小醜。所居之所。無分軒輊。每人終日無所事事。惟鼾睡以遣長晝而已。如是適足養成其懶惰之性。男女老幼皆衣服襤褸。蓬首垢面。食無几案。憩無牀榻。獄卒公然以飲料售之獄中。以博微利。而囚則羣聚鐵欄之內。瞋目張口。呼聲震天。此推彼仆。幾欲破欄而出。狀殊紛擾。牆上錯落懸手鐐鐵練之屬。見之毛豎。女士嘗偕二三友人入獄中。

考察監獄者請留貴重首飾於外。以免滋事。女士等不聽其言。逕行以入。且如女士居心之仁慈。固坦然無所畏懼也。女士第二次入獄之時。請於司事者得獨留其中。爲女囚讀馬太福音第十章。並略述基督降世救人之事。其愚頑無識者。不知基督爲何人。絮絮問不已。女士爲之詳細開譬。諄諄不倦。其仁愛有如此者。女士見罪人兒女終日裸體枵腹。而獄中盈尺之地。空氣臭惡。故時生疾病。往往死亡相繼。心竊憫之。欲設學塾以教育之。因此意告罪婦。且令之自擇一人爲司事。衆聞言。喜極而涕。遂公舉馬利康娜。馬利康娜爲一少女。以竊表獲罪。繫之於獄。自聆女士教誨。痛改前非。獄中律例初未嘗干犯。被釋後不久病瘵卒。學塾既成立。凡年在二十五歲以下者。皆得就學。授課時。罪婦擁塞鐵欄之內聽講。爭奪座位。紛無秩序。且喧嚷叫囂。無一刻之寧息。誠冥頑不靈。非理可喻者也。已而女士倡議令罪犯工作。既可養成勤勉之習慣。又可助實業之振興。一舉而獲兩益。聞之者皆嗤以鼻。以夢幻目之。且謂事必無成。然女士不以人言而沮其

壯志未幾合同志十二人組織一會。以改良紐格脫牢獄女犯之境遇爲宗旨。會中之責任有四。供給衣服。授之學問。與之工作。且以聖道貫注其腦中。以養成有秩序。耐窮苦。能勤勉之習慣。如是則彼等在囚之時。心平氣靜。不至頻生怨歎。卽出獄之後。知爲人之道。亦必勇往向善。不至再投羅網矣。

未幾。工作所用物品已齊備。遂於獄中關一室以爲工作之所。且派人監視之。所得利分其半以與罪人。不及十閱月。計成衣裙二萬襲。每月手織絨襪將及百雙。女士日爲之講聖經二次。且示之以處世爲人之道。勤勉者常得賞賚。故罪人工作之時。狀頗踴躍。一日。某少女得新衣一襲爲賞。然其人意頗弗屑。因造女士之前。願女士恕兒冒昧。兒何功何能。得此厚賞。本屬非分。雖然。兒之獲賞。頗覺失望。蓋兒深盼女士以聖經見賜。庶兒可隨時檢讀。如明燈照道。不至誤入迷途。衣服徒能飾身。於兒無所用也。女士待罪人甚寬。罪人雖未嘗受罰。然敬畏女士如天神。嘗曰。吾輩寧受審判官之嚴辭厲色。不寧受女士之微言輕責。以女士遇吾

儕厚。內愧之心。令人難堪也。罪犯多以鬪牌爲消遣。女士告之以賭博之傷私德。罪犯聞言。立將紙牌五付。焚化於女士之前。

紐格脫牢獄。既經女士整頓。大改舊觀。秩序井井。悄靜如人家。來觀者相屬於道。上自公卿王侯。下至農工商賈。以及異國之人。聞風而來。欲一覘其異者。肩背相摩。既入其中。無不嘖嘖稱歎。各處地方官。以書來求教者。紛至沓來。日不暇給。或邀女士至其地。實行改良牢獄之辦法。或求女士指教對待罪人之善策。下議院聞女士之名。急以人招女士往。徵求女士之意見。以爲修改憲法之贊助。未幾。上議院亦召女士往。商榷教育獄囚之良法云。

自是而後。女士之名。傳佈遍歐美。卽三尺之童。無不知英倫有弗來女士也。女皇維多利亞。聞之。親蒞其家。以示榮寵。女士每在稠人之中。座客無不爭屬目。報章亦盛稱女士之美才懿行不已。女士雖享盛名。淡泊自若。不以此而易其素。嘗曰。此等事皆上帝之力。特假手於人而已。余何有焉。

女士見行政之不公。心竊非之。而刑戮之施。往往過於罪戾。尤爲女士所痛心疾首者。律法凡行竊。強奪。假冒筆迹。偽造紙幣。以及其他罪狀。皆坐縊死。有婦人某。坐竊白布一方。價值一元二十五分耳。律判死罪。縊時襁褓之兒。尙在懷中也。又一婦人。竊取食物以活其病兒。亦坐死罪。罪輕刑重。故婦人之絞死者。日有所聞。一八一八年。有克盧香克 George Cruikshank 者。爲其時大辟之慘狀所感動。繪刑場景象以示世人。圖中有八男三女。高懸吊架上。旁十二人坐地上。以長繩環其頸。以待行刑。此圖蓋紀實也。圖中人皆以造贗幣獲罪者。圖既出。百姓大嘩。恣詆官吏之濫刑。畫肆之前。觀者如堵。街道爲之不通。於是克盧香克作第二圖以饜衆意。時一般研究法律者。如格來 Gurney 威而勃夫司 Wilberforce 落密利 Ronilly 墨京托許 Mackintosh 之流。皆提倡殺人論抵。餘無死罪之說。時有女子名司克而吞者。爲拯其情人於困。製僞幣。事發坐死刑。此女舉止頗落落大方。吐屬亦甚嫻雅。以一時昏瞶。而出於此。案既定。知交爲之焦悚萬狀。至獄中

探望者紛紛不絕。然計無所出。女士聞此。深爲扼腕。乃偕女之友人格老塞司脫公爵。Duke of Gloucester 詣英國銀行經理人家。且謁貴族雪得卯司。爲女請命。二人心堅如石。毫不爲動。而此女遂受絞刑矣。是時輿論沸騰。爭誦美女士之慈悲。而詆謀雪得卯司之肆虐。衆口囂囂。未幾此苛政遂廢止矣。

女士於大辟之刑。心竊非之。嘗痛陳其害曰。國家濫施刑戮。百姓言動皆死。必至輕性命如鴻毛。夫人旣不畏死。則何事不可爲。是濫刑轉足以助惡也。且罪無輕重。而刑均之。則竊一金者死。竊十金者亦死。死均也。則人寧死於十金。固無待言。是刑之不公。適足以導人爲惡也。惡人多。則死人亦夥。豈治安之道。觀今日罪人日增。卽知刑戮妄加之不足以杜奸防賊也。女士又力言罪犯禁錮之時。宜以數人同居一室。不然。終日一人兀坐。滿腹牢騷。無從發洩。必時生妄想。甚者狂易作矣。

時女犯多流往威而司邊疆作苦。上道之時。以貨車載之。途人羣聚車旁。肆口嘲

罵使罪人無地自容。女士乃說地方官以轎車載之。不至拋頭露面。供人侮弄。且請於官。願送罪犯登舟。既至。女士爲之祈禱。祝其平安。至舟行始返。其仁慈之態。不啻天使也。

未幾。女士偕其弟約瑟夫赴司各蘭及英之北鄙。考察監獄之情形。其殘酷之狀。見之令人心痛。獄中汙垢不堪入目。罪犯非瘋狂。卽羸病。負債者。無日無夜。囚於黑暗卑溼之室。終年不見天日。男子或以鐵索縛身。繫其一端於牆上。以防其逸。或四肢受繫。痛極而暈。婦女多手足受縛。愁眉不展。嘆息唏噓之聲。時徹戶外。陰慘之狀。令人見之。不寒而慄。女士既返。記其所見。以告世人。讀之者不知涕之何從也。

女士年雖不及四十。其名已傳遍大地矣。俄國政府寓書女士。求管理瘋人院。及對待瘋人之善策。女士因以己意告之。時安姆司脫敦丹麥巴黎各地寓書女士。與之磋商事宜者。紛紛不絕。女士所事既繁。幾有不能兼及之勢。遂令兩女任書

記之職。司往來書札之事。未幾。女士復遊行全英。合無數有力婦女。組織一會。以扶助罪犯爲宗旨。不特在獄者獲益不淺。卽出獄之後。亦得常蒙恩覆。且助之圖餬口之方。以免盜竊之事。如是則罪人自少矣。

一八二八年。女士夫商業失敗。虧損至鉅。女士全家焦悚。莫知爲計。於是以迫來吸脫巨屋出售。遷回舊居。幸女士兄弟尙富碩。其後諸子皆能自活。故女士尙不至久居窳鄉也。

時英國海濱守防共五百餘處。地皆鄉僻鄙陋。任守衛之職者。攜其妻子往居其間。其地既無學校。又乏書肆。故頗不便。女士因籌巨資。設藏書室於各地。以便居民。所得之數。半爲私家所捐助。半爲國家所津貼。備應用書籍二萬五千卷。分送各處。其地居民。異口同聲。誦女士功德不置。

一八三七年。女士偕數友赴巴黎。詳察獄囚之事。其時之公卿名流。無不竭誠歡迎。法王及后邀女士至皇邸。待以殊禮。與之縱談國事。終日忘倦。尼司姆司尼司姆司

Big 囹圄之中。有罪犯二百人。女士入其中時。有衛士五人。左右擁護。女士屏衛。士獨行以入。毫無恇怯之態。女士行經一獄室。見中有二人。手足被繫。心憐之。爲言於司事者而釋其縛。且戒罪犯。勿妄舉妄動。以自獲戾。二人從之。深感女士之德。每夜禱天。求降福於女士之身。女士在獄演說之時。人人皆爲洩瀾。卽神奸巨猾。良心剝削殆盡者。亦爲惻然心動。不期涕之被其頰也。

已而女士便道遊德。經勃竦司爾司 *Brussels* 時。比皇高舉雙臂。以示歡迎之意。至丹麥時。國王宴女士於皇邸。旣抵柏林。德皇及其家屬遇之恩禮有加。親摯之情如姊妹焉。

女士提倡設立遷善所於獄中。以備罪犯懺悔之地。英皇從其議。而事遂成。其建策之美善。佈置之完備。英國皇家至今猶不忘女士大德也。一八四二年。英皇太子受洗之日。普魯士王來英執代父之禮。因至女士家。與之同飯。女士令其兒女孫曾出見。壯者少者共數十人。有德者昌。信不誣也。

未幾。此春光明媚之家庭。忽罹死喪之禍。女士愛子威廉姆及二孩相繼而逝。女士有女曰依里沙白。年五歲而殤。彌留之際。顧謂其母曰。母乎。兒之愛他人。甚於自愛。然兒愛阿母之心。又遠過於他人。而愛上帝之情。則又甚於愛吾母。兒願阿母之愛上帝。亦甚於愛兒也。夫以稚年女娃。而能道此。足見女士平日陶冶之功也。女士病革時。嘗語其兒女曰。人之淹逝。並非死亡。特自此世界入於彼世界。而一經死之關頭耳。疾病痛苦雖可畏。然去天父日近矣。

一八四五年十月十三晨。約九時許。女士呼吸漸促。其女坐牀前。爲之讀以賽亞一節。既畢。女士舉目斷續而呼曰。天父幸拯我助我。勿聽其陷於罪戾也。言畢淹然而逝。逾日葬於巴京 *Barling* 朋友會之墳地。在其愛女伊里沙白之側。下窆之時。執紼者塞道。然皆悄然無嘩。狀至悽愴。沉沉之中。惟聞女士弟約塞夫喃喃念聖經之聲而已。

女士自少至老。日惟以助人爲事。行路之時。常以書分致途人。偶寓旅館中。則集

其中傭保廚娘於一堂。爲之講處世立身之正道。疾病者請女士爲之禱天。將死者冀一得女士慰藉之語。故來請女士至其家者。無間遠近。而女士足跡所至。則如旭日當空。愁雲慘霧立卽消滅。俄人亞力山大謂女士爲其時之一奇人。信哉。今女士諸子存者僅一人。嘗告人曰。余有生以來。目未嘗見吾母有蘊怒之容。耳未嘗聞吾母有暴厲之聲。雖然。吾母一言一動。人皆遵守不敢有違。亦一異事也。女士一生事業。實古往今來所創見而罕聞者。生前可爲時人之將伯。死後可爲來者之表率。女子而從事於慈善事業。寧非人類中之無上上品耶。世界日進。生活程度日高。窮苦之人日夥。而忘廉喪恥以取戾者亦日增。則世之需慈善家亦日亟。吾傳此。吾心實有冀於後來者。

白脫拉女士傳

數百年前。女子從事於美術者甚鮮。卽其成績亦遠遜近代。然其時頗有數人以一藝之長聞於世者。於美術史上據最早之位置。曰露西女士。P. Propersia di Rossi

卜浪那人也。塞侖尼女士。 *Elisabetta Sirani* 不特擅丹青雕刻之長。且能鑄人物於銅器之上。爲當代教皇王侯所推崇。沒時年僅二十有六。汀叨勒他女士。 *Marietta Tintoretta* 亦名聞邇遐之美術家也。各國帝王公卿齎金帛聘至宮邸中者。相屬於道。年三十而逝。老梅林尼女士 *Sophonis ba Lomellini* 嘗爲西班牙王腓力第二聘至皇宮。爲王及后寫真。後女士雙目失明。美術家文大克 *Vand dyck* 嘗稱其生平所得美術學問多傳自女士云。

英國最初之女美術家爲亨納卜而脫女士。 *Susannah Hornebolt* 其父亦以擅丹青之術聞於時。女士嘗繪一耶穌之像。用色甚工。時人嘆爲傑作。女士後適一雕刻家。生平以善畫受知於當世公卿命婦云。當英王却而司第一在位時。美術甚發達。卡立司爾女士 *Anne Carisle* 以善畫名噪一時。英王嘗以二千五百金購顏色賜之。金蒂勒司豈女士。 *Artemisia Gentileschi* 年四十有五自羅馬至英。其才藝頗爲英國美術界所嘉許。英王喬治嘗謂人生成名之日。多在四十

歲以後。此語良信。女士少時受業於及多門下。其所與往還者。皆當代名俊。今女士之法繪。或藏於弗老侖司之必蒂宮中。或藏於西班牙京城中。世人猶珍視之。如至寶。伐萊司脫女士。Maria Varezst 歷史上有名之畫家也。且精通古今各國文字。或稱女士嘗往觀劇。其坐處與德國貴官六人密邇。六人驚女士之色。相顧讚嘆不已。女士本諳德語。因謂六人曰。諸君亦知在婦女前面譽其美爲非禮乎。幸息爾喙。勿肆喋喋也。於是六人互以拉丁語相問答。語涉女士。女士亦以拉丁語報之。曰。拉丁文爲古今學術之津梁。欲求真學問。不可不知。君輩殆謂女子不諳此文。毋乃輕人太甚。六人聞言大驚。於是求女士恕其無禮。且請爲朋友。後六人造女士家求爲寫照。而女士之才名聞遠近矣。

各夫門女士。Angelica Kauffman 亦美術界中之表表者。生於一七四一年。女士之風貌與才藝並絕一時。年方九歲。能繪彩畫。未幾舉家移居浪巴蒂。其父令女士易男子裝。習繪事於某男校。及年十一。女士隨父至可母。其地風景如畫。誠

美術家之良範本也。女士至此後術日精。蓋研究美術之人。其所接觸景物之佳否。實大有影響及於其藝也。可母有牧師。嘗求女士繪一像。既成。而女士才名遂鵲起。其地富人。時來徵畫。女士之術亦益精。已而女士赴密浪。遍覽名畫。詳究其筆法。莫登那公爵見女士美而好學。深歆羨之。於是介紹女士見卡拉那公爵夫人。女士遂爲夫人繪像。後又爲諸朝貴寫真。名聞一時。女士正在得意之秋。其母棄養。其父悲不自勝。於是從時人之請。作禮拜堂壁上聖畫。以遣悲懷。女士與其父相助爲理。既竣。同返密浪。終日寢饋於繪事之中。未嘗少憩。繪畫之暇。或彈古箏。或讀德法意大利文。已而赴弗老命司習畫。其勤勞敏學。倍蓰於恆人。曉曦破雲時。探首窗隙。已見女士握管向紙上着色。及夕陽在山。而女士伏案如故也。女士既至羅馬。以燦爛之才華。綽約之風姿。一般名士。趨之若鶩。女士面格頗類希臘美女。膚嫩而光豔。睛作深藍色。口輔甚端麗。常泛笑容。令人一見而親之。女士在納波爾皇家美術館中。臨名人法繪。凡三月。於是返羅馬。研究名畫家納

非爾 Raphael 及安及羅 Michael Angelo 之筆法。已而赴卜浪那及梵利司。邂逅威支威司夫人。夫人偕女士赴倫敦。且介紹當代名公耆宿於女士。時英國美術界文學界同聲稱頌女士之才。且喜至其家長日坐美術室中。觀女士作畫。女士案頭几側。時見短詩綺句。作讚美之詞。而不知爲誰何之作。時人稱女士爲當代英國惟一之女才子。約書亞嘗爲女士寫照。女士亦爲繪像以報之。

時有一人名得亨者。自稱爲瑞典國侯爵。風采翩翩。容止嫻雅。求婚於女士。且稱爲仇家所誣陷。瑞典政府正在偵緝其人。故不得不匿跡銷聲。以求倖免。並謂女士苟肯下嫁。可於后前爲之伸冤。女士望高言重。后之曲徇其請。可操左券也。女士信而不疑。許其所請。且從其言。祕不告人。故人無有知女士與得亨有終身之約者。後女士以其事告老父。父覺其情不類。因詳察得亨之爲人。已而知得亨實一僉壬也。其所云云。皆莫須有事。實則其人有少妻在德。欲與女士結婚。故不得不飾辭以告。女士聞之。大悲。因痛絕其人。弗與相見。其後踵門求婚者。絡繹不絕。

女士一一却之。歷數載。其父病逝。彌留之際。命其女適其友蘇。蘇女士從之。既成禮。兩人同赴羅馬。未幾而女士逝。喪儀甚盛。觀者如蟻。歌斯嘗稱女士之奇才聲譽。實凌駕當世一般美術家之上云。

以上諸女士。特略舉美術界中數人。以作引子。然其才藝實遠在伊里沙白白脫拉女士 Elizabeth T. Butler 之下。今吾當及此篇之主人白脫拉女士之生平矣。克來湯女士於其所著英國女美術家傳 English Female Artists 中。嘗曰。自各夫門女士而後。英國婦女於美術界中占最高之位置。惟白脫拉女士一人而已。世之美術家未有成藝之速。成名之早。如女士者。女士生於瑞士老生納 Lenzname 瑞士山水之秀甲天下。湖光巒影。低樹叢林。皆足以增人美術思想。女士父湯迫生。淹通書史。肯不立治大學校學生也。與文家迭更司及立吞爲刎頸交。以體弱多病。常遊歷各勝地。以取新天氣。每至一地。攜風景畫盈筵以歸。美洲意大利法蘭西無不有其人之足跡云。

湯迫生前妻早逝。遺一子一女。其繼妻夙負才名。能琴善畫。女士其所出也。女士既生。舉家移居意大利。其所居地。極山光水色之勝。屋爲古邸。凭窗外望。可見阿烹賴恩山巔之積雪。前臨地中海。後負高山。左攬包土非羅海角。右望金奴亞海灣。於十二英里之外。而阿烹賴恩山脈。高低不平如脊骨。蜿蜒趨入於海。女士家園之中。花草甚茂。長春藤玉蜀黍橄欖樹及其他花卉。遍地皆是。階級之前有噴泉。泉之周飾以鳳尾草。彈子房內陳東方玩好甚夥。女士少時之書室也。迭更司至意大利時。嘗入室中觀女士讀書。女士少時未嘗從師。各種學科。皆其父自課。其母授以音樂。其家時居意大利。時居瑞士。然女士未嘗一日廢學。女士喜天然風物。尤愛鳥獸。時挾畫具外出。繪遠山近水。間以一二遊魚飛鳥爲點綴。居家作畫時。其父常坐案側。讀古今名著以餉其女。女士則五官並司其職。故得事半功倍。後此女士成名之早。倍於他人。非無因也。

女士喜作動物畫。嘗繪名駒馳騁及兵士酣戰之圖。張脉債興。氣概赳赳。其父母

見之已逆知女士異日必有大成。其所繪畫雖與女子性質不侔。然聽其所爲。不加約束。女士年既十五。舉家徙居英倫。女士遂入南肯新東圖畫學校 *South Kensington School of Design* 肄業。已而從司吞第許習油畫一年。女士自五歲至十六歲之間。專習素畫。未嘗一用顏色。夫以十一載之光陰。而習此毫無興味之繪畫。而不生厭倦之心。亦僅女士一人而已。

已而女士全家遷赴威脫島。居彭勸玄三年。其地亦世界上一名勝之區。長年之中。花卉繁茂。綠葉扶疏。家家屋上牆頭。長春藤盤旋如綠茵。玫瑰花香。中人欲醉。和朗之天氣。綠碧之海波。使人心神爲爽。凡至是間者。皆有樂不思蜀之致。女士居此風光明媚之世界。從格萊習水彩風景畫。耳目所接觸。皆賞心怡神之物。致足樂也。未幾。女士隨其父母返倫敦。於是復入南肯新東學校。校長見女士稟賦高於儕輩百倍。驚爲宿慧。於是教之益力。女士欲觀世人對於其畫之意見。因以數幀寄致英國美術會。會中人却之。已而陳於某展覽會。頗爲泰晤士報美術評

論家所許可女士之懷爲之一慰。女士既卒業於肯新東，遂赴弗老侖司及羅馬習畫。各作數月之留。在弗老倫司時，受業於著名史畫家倍魯西門下。所學大進。女士藝愈精，而興致亦愈佳。晨興視家人爲早，獨自盥洗進膳，匆匆若赴大事。日中常入古廟名寺之中，臨模著名壁畫。沙都 *Andrea del Sario* 及弗蘭吸比其烏 *Francia Bigio* 之法繪，尤爲女士所注意。弗老侖司禮拜堂中司事之人，極歡迎女士之賁臨。女士每至其中習畫，多靜坐至十數小時之久。默察其用筆之術，詳究其着色之法，孜孜不倦。門外車馬聲喧，堂中遊人往來，視若無睹。長日中欣欣然治其所學，不知有人生應爲之事矣。女士嘗謂在弗老侖司時所得之學問，實較其生平積學爲多。而名畫家沙都所賜尤夥。弗老侖司氣候甚熱，炎夏之中，暑氣蒸人。華氏寒暑表在百度之上，而女士獨能伏案作畫如平時。是歲秋末，女士別其師赴羅馬。其師生之誼甚篤。女士感其師之切，與其師期女士之殷，蓋成一正比例也。

女士居羅馬。七月之中成一畫。繪聖母訪聖伊里沙白時之狀 *Visitation of the Blessed Virgin to St. Elizabeth* 時教皇發起一美術展覽會。女士此畫亦陳其中。頗爲世人所賞鑑。女士返英時。以此畫投贈皇家文藝社。然竟爲所擯。迨畫寄還時。破一巨孔。竟毀女士累月之功。使女士乏忍耐之性。無自知之明。恐將焚畫紙。毀畫具。從此閣筆矣。然世上有成之人。必具百折不撓之志。一往直前之氣。再接再厲。其氣益壯。寧以一時之挫敗。遂斷送其一生事業於咨嗟太息中哉。

翌年。女士居威脫島。又以所繪畫寄皇家文藝社。又遭擯却。蓋大功之成。非一朝一夕之事。必經一再挫折。一若蓄有所待者。一旦爆發。可直上青雲而有餘。凡天下事其功偉者其成難。若一擊卽中。則何足貴哉。翌年。女士觀普法之戰有感。成一畫曰迷途 *Missing* 上繪法國軍官二人。一老一少。兩人皆負重傷。奄奄待斃。其所乘騎。氣咻咻然。亦僅餘一息而已。蓋戰敗而奔。至此荒蕪無人之境。不知歸路也。此畫寄文藝社。幸蒙收錄。然懸於壁上高處。人之目力幾不能及。是年有富

人某徵求女士之畫。女士乃赴倫敦繪一戰事畫。曰閱兵 Roll-call 以應其求。畫中軍人精神勃勃。氣概赳赳。若將自紙上躍出。與人角力者。一八七四年之春。此畫寄示文藝社中人。大爲美術家所歡迎。而女士之芳名。遂如錐之脫穎而出。鋒銳閃閃向人矣。時人見女子能作戰畫。尤咄咄稱怪不已。未幾文藝社開展覽會。文人學士不憚閒關而來。以廣眼界。英皇太子及肯不立治公爵。登臺演說。皆盛稱閱兵一畫爲名作云。

時女士才名籍籍。遠近皆知。人人皆欲一觀此畫爲快。會場之中。火車之內。人衆會集之所。皆紛紛議論。相傳如一盛事。自朝至暮。畫前人頭攢動。後至者往往悵望終日。不得間隙。於是令一巡警立畫前監守。俾不爲觀者所污。已而皇后聞之。立傳令取觀。乃從人叢中取出。送至白京漢宮中。呈后御覽。后一見大悅。欲以重金購取。徵求者乃割愛讓后。而此畫遂居宮庭中矣。未幾有以厚資租賃印刷版權者。輾轉出售至十五次。且有以此畫鑄銅版上者。所耗約在萬金左右。印至三

千五百次。而銅版銷毀。已而此畫陳於美術會中。英國各巨邑按序陳列。以饜衆望。今藏於威音騷邸中。

女士雖聲譽蓬勃。然不作矜矜之色。二十年來之力學。至此時猶未已也。時各處報章。爭載其人。詳舉其家世生平。以及形容舉止。爲天下人告。其所言。半屬懸擬之辭。未足盡信。女士每臨交際場中。人人皆以得接其談吐爲榮幸。而女士謙和有加。以此人尤樂親之。已而女士又繪一畫。曰可脫勃拉司之役 *The Twenty-eighth Regiment at Quatre Bras* 於一八七五年告成。評論者盛稱之。女士之名益著。然有謂女子未必深知戰事之情形。及戰場之狀態者。頗疑是畫有捉刀之人。然女士作此畫時之苦心。於亞丹姆司所著婦女之工藝及價值 *Woman's Work and Worth* 一書中。已備詳之矣。

女士以一溫柔之女子。不從事於花草美人之作。而孜孜於軍事畫。寧非奇事。然女士之爲此。大得軍人之同意。籌種種之方。以助此畫之成。軍官有以操練時之

影片寄示女士者。惟操練時雖軍威整整。終不若臨陣時之激烈。有奮死向前之概。女士得此。猶以爲未足。已而政府從其請。令兵卒試演戰場之情景。於卡生姆榛莽之中。用槍砲子彈。一若臨陣交鋒者。使女士得見軍人之面。於砲火連天之時。煙霧迷漫之中。作何狀態。則繪畫之時。無僵滯之病。凡軍中應爲之事。應用之物。雖至瑣屑。女士皆一一研究之。初無憚煩之狀也。

可脫勃拉司一畫。及其他女士法繪。余嘗屢見於英國各地。名畫家拉司京嘗曰。余向未敢於他人所繪畫。妄加訾議。惟於女士之畫。則所不免。蓋女子作戰事畫。而能神妙至此。不能不令人懷疑不釋也。畫中人馬紛紛。煙火蓬蓬。一見之下。幾似能聞其聲。能見其動。天上白雲片片。若將奔馳。左端極處。火光熊熊中。能見軍士激戰之狀。一騎兵身披重甲。自馬上下墜。兩手尙力攀馬項不釋。馬亦負重創。身爲煙霧所蔽。隱約可見其仰翻之狀。畫中着色之深淺。襯影之濃淡。實窮畫家之能事。自脫恩納之逝。世無是佳作矣。

一八七五年女士成一書曰遺失 Missed 一八七六年成一書曰歸自白拉克拉伐 The Return from Balaklava 翌年又有歸自音客門 The Return from Inkerman 之作。美術會以萬五千金得之。女士於一八七七年六月十一日與少佐威廉姆白脫拉結婚。威廉姆爲愛爾蘭產。爲人誠懇。頗享盛名。時年已三十有九。後官至大佐。威廉姆本爲紅河遠征隊隊長。於一八七〇年調往塞司卡去溫一帶之地。任巡邏之職。一八七三年。率阿香蒂遠征隊。所至頗有能聲。陸軍總長在上議院中演說時。曾屢屢稱之。一八七二年。威廉姆嘗著一書曰。一片荒郊 The Great Lone Land 已而又有北方之荒蕪 The Wild North Land 及一京福 A Kimfoo 兩書見於世。

女士成禮後。多居愛爾蘭。一八七九年。成一書 Listed for the Connaught Rangers 已而又有大軍之餘燼 The Remnant of an Army 見於某美術會中。蓋阿富汗之役。愛爾芬司東所部萬六千人中。生還者僅勃來敦一人而已。其後又

成兩書。蓋從時人之請也。

女士雖名滿天下。而青春尙好。尤爲人生不易得之事。且壯志勃然。將有非洲印度之行。遍觀英國迺兵之所。時其夫正從戎非洲也。女士治藝之室。壁間懸十九世紀初年所用軍械甲冑無數。人入其中。如見英兵在滑鐵廬之役時也。女士又從各戰地獲斷槍破甲甚夥。以備臨模。其一片毅力。實其有成之基礎也。其母亦頗諳繪畫。特未至其堂奧而已。女士嘗爲其姊所著詩集繪插畫。其姊頗以能詩聞於時云。

南汀格爾女士傳

倫敦城內最足動人觀瞻者。爲聖湯默司醫院 *St. Thomas Hospital* 院舍以磚爲牆。間飾以白石。高四層。狀殊壯麗。內設南汀格爾學校 *Nightingale Training School* 以訓練女子看護之才爲宗旨。是校之緣起爲克利米亞之役 *Crimean War* 弗老倫司南汀格爾女士 *Florence Nightingale* 曾效力於隊伍之

中。盡看護傷兵之職。其功至偉。故英政府以二十五萬金爲獎勵。女士因以是資建設是校。涓滴弗取。蓋其志欲造成女子之才。而爲社會盡力也。

女士生時所居之屋。陳設華美。餐室之布置尤雅飭。室中列長案三。粉牆及天花板皆作深紅色。入其中燦爛照眼。氣象富麗。壁間高懸瑞士巨鐘。是物爲倍敦公爵夫人所贈者。古箏一具。亦爲他人之贈品。余所不憚數數至其家者。則爲瞻仰女士之石像。像爲白石所塑。刻鏤之工。可稱絕技。慈祥之氣。懇摯之誠。盎然見於眉目間。神采奕奕。望之栩栩欲生矣。

夫訓練世之女子。使之成爲有用之人。寧非國家之福。今聖湯默司醫院中。往往有貴家命婦。執役其間。惟業此者須經三載之練習。始得就用。每一病室中之事。以一看護婦司之。其所事雖勞。然人人皆恂恂然行其所無事。殊無怨歎之聲。而動息得時。體魄亦甚健碩。且每日有一定之時間。以資其休憩。某病人出院之後。曾語余曰。病院之中以婦人執看護之役。誠大佳事。其調護之周至。看守之殷勤。

調和湯藥。整理衾枕。皆非男子之所能及。居其內時。使吾輩頓忘所苦。似覺身處家中矣。今院中臥病者。爲數不下數百人。然病室寬敞宜人。案上瓶花。燦爛欲笑。而看護婦目光和煦。照人。不必恃藥石之功。已足驅病魔於萬里外矣。

夫爲病人造爾許幸福。爲至今英國政府百姓所念念不忘。爲大地之人所同聲稱頌者。誰歟。曰。其惟南汀格爾女士矣。女士生於一八二〇年。誕生之地爲意大利名城弗老倫司。父威廉姆南汀格爾 William Shore Nightingale。富有田地。家資累鉅萬。蓋襲其叔祖遺產也。生兩女。女士其少者。母爲司密司所出。其人爲上議院之議員。亦當世大名鼎鼎之一慈善家也。

女士家在利亞黑司脫 Lea Hurst。其地風景絕佳。女士居其間有年。少時其父授以經學及深奧之算術。少長遊歷各國。遂精通法語德語及意大利文字。女士不特貌美而富。且學識淵博。超於同儕。可謂極人生之幸福。於世無求矣。然女士非樂奢侈趨時尚之女子。故風貌巨資於女士無所有。女士年甫及笄。卽喜爲善。

舉利亞黑司脫一帶居民。凡有疾痛顛連者。女士必親問所苦。且時有所施與。漢姆吸亞之一隅。亦爲其父之遺產。女士常至其地。賑卹窮困無依之人。故是間居民。咸頌女士盛德不置。謂其樂善好施之心。似傳自其外祖云。

女士不特厚遇其同類。卽禽獸蟲蟻。亦咸施以恩意。不忍加害。阿爾得立治嘗述女士兒時軼事頗詳。語雖瑣屑。亦足見其爲人之一斑。其略云。女士少時。居漢姆吸亞巨廈之中。屋旁老樹參天。狀如高壘。女士齒雖稚。思想有類成人。終日常自念曰。吾力亦足以扶助窮困者乎。吾言亦足以慰藉愁苦者乎。識之者咸驚其少年老成。稱異不已。女士性喜鳥獸。遇之有恩。故雖至怯懦之動物。亦與女士狎。女士每飼以食物。則羣至其前。毫無畏懼之狀。屋後有園。林菁交翠。爲松鼠枝棲之所。女士偶閒行其間。必攜果餌。散棄地上。羣鼠不待女士之行。已從樹杪相率而下。爭拾果餌以去。蓋不具機心之人。自與生物無忤也。女士家有老駒。萎靡不良於行。終日伏處櫪中。無所事事。每見女士至。必躑躅而前。伸首女士衣袋中。拾取

果餌。蓋女士常預貯食物以餉其老友也。女士喜縱騎郊遊。其父執牧師某。常與之並騎村間。縱覽風景。牧師亦一和煦老人。少年時曾習醫學。女士與之相處日久。故亦頗諳醫理。尤樂爲人作看護。調湯藥。每縱轡出遊。必攜果餌盈筐。以餉貧病之人。

落哉者。女士家之老僕。居鄉間。司牧羊之事。其人畜一狗。性馴而慧。落哉無妻子兄弟。孑然一身。與狗相依爲命。每當夕陽西下。羣羊歸牧之際。狗必隨落哉之後。與之相助驅羊。山羊百數十。秩序井井。無一出其範圍者。一日。女士偕其老友牧師縱騎牧場中。見落哉方噫氣作聲喚羣羊。而羊四向奔走。各行其志。不秉其號令。其愛狗則渺不可見。怪而問之。落哉愀然應曰。狗今後不復爲吾用矣。昨街上頑童以巨石創其股。骨斷矣。落哉語時。淚承於睫。不能仰視。

二人聞言。皆咨嗟不已。女士遽問曰。爾信此狗果斷其股無疑義乎。落哉曰然。蓋自日昨迄今。足未嘗一履地也。女士不待其辭畢。卽偕牧師向落哉草廬疾馳而

去。途次牧師語女士曰。此狗壯偉健碩。非一擊之力。足折其股。落哉之言。余不謂然。女士曰。苟先生能已其創。則落哉必深感大德。未幾兩人已至門首。隔院童子出爲啓扉。門闢時。狗聞聲狂嗥不已。入其室。見狗偃伏地上。雙睛突出。氣咻咻然。若深怒此不速之客也者。已而見爲女士。卽匍匐而前。依其足下。且頻搖其尾。狀若乞憐。女士與之語。且拊其首。牧師蹲地上。驗其創痕之深淺。狗忍痛微呻不已。牧師謂女士曰。狗創雖劇。幸未傷及骨節。疾尙可爲。苟能靜攝。不過旬日。霍然矣。今速以熱水洗其傷處。去其瘀血。女士卽赴鄰家。索布以浴狗。忽見一家曝法蘭絨舊裙於門外。卽逕取之以去。爲狗洗滌創口。且以布束之。狗痛楚少減。卽搖尾以表謝意。歸途遇落哉。以其事告。落哉大喜過望。稱謝不已。詰朝天甫辨色。女士卽以圍裙二酬鄰嫗。且至落哉家。視狗創。越數日。女士偕牧師縱騎牧場時。見狗已隨落哉左右。跳躍如平時矣。

夫人對於異類。乃能拳拳若此。則遇同類如何。可毋庸縷述矣。未幾女士父率全

家遊倫敦女士於跳舞宴飲之會。足跡罕至。而醫院及養育院。則不憚頻頻相過。後隨其家人遊埃及時。女士曾躬治亞刺伯人之疾。病應手愈。其地居民。咸謂女士必爲天上仙子。謫降塵凡云。

女士濟世救人之念愈切。求學之志亦愈殷。而愈覺上等女子執役於醫院之中。爲不可緩之急務矣。方其週遊德法意大利時。多注意各地醫院中對待病人之法。居德時嘗赴凱塞哇 Kaiserwerth 居弗利特納 Friedner 所創之路得蘭醫院 Lutheran Hospital 中數月。弗利特納者。一貧不聊生之牧師。從之者僅寥寥數人。其所謂禮拜堂。亦粗具規模而已。然其人頗富進取之心。且具熱誠。見其地禮拜堂經濟不繼。行將解散。遂奔走四方。持册募資。然所得區區。頃刻即罄。常年中開支。幾無所措手足。於是復往荷蘭英國募捐。在英時邂逅伊里沙白弗來女士。相見歡如平生。牧師既獲多金。因返德國。其時有爲之心。躍躍而動。如烈火中燒。不可遏止矣。

牧師念罪犯日處犴狴之中。不學無知。則出獄之後。欲得一畝飯地。必非易易。因設一養育院。以爲女犯被釋後棲身之所。且施教育之方。又創立一學校。以培植工廠中執役之童子。蓋工作之人。無學無識。必至僨事也。牧師所募資。數雖非巨。然支配有方。出入尙覺綽綽有餘。於是又增設一醫院。院舍分爲兩。以其半居病人。以其半爲看護婦棲息之所。其中任看護之職者。皆爲曾受高等教育之女子。溫文爾雅。令人見而親之。於是凱塞哇看護婦之聲譽。遂傳遍全歐矣。

女士偶聞牧師所爲。嘆爲善舉。因入醫院習看護之方。夫以一美麗富碩養尊處優之少年女子。不於世間樂事是務。反甘營營奔走爲人執役。寧不可怪。此無他。惻隱之心。實使之然也。若而人者。不啻有轉移世運之功。蓋其人出。能減少世人之苦痛。而增加人類之幸福。無異化濁世爲天堂也。女士旣卒所業。牧師歎曰。自余執掌院事至今。未見有成績之優。執業之專。如女士者。女士旣返利亞黑司脫。卽亟亟謀所以發展其才。不願沒沒家居。虛度韶光。時倫敦某醫院以經濟竭蹶。

管理不善。勢難持久。然亦無人過問。聽之而已。女士聞之。奮然而起。以維持殘局。再造醫院自命。因去其安樂之家庭。而與病人爲伍。如是者有年。女士心力俱疲。然該醫院卒賴以發達云。

時克利米亞戰禍已發生。英政府派兵數萬。赴黑海與俄人宣戰。人心洶洶。惟以戰事爲急務。初未嘗計及黑海天時之無定。兵士衣食之所措。且其地交通不便。齎送糧食。尤非易易。人畜死於飢寒者。相藉於道。既屆冬令。霍亂之疫大作。計一日一夜。百人中死者二十人。尸骸狼籍。士卒見之。氣爲之餒。拉塞兒者。泰晤士報之訪員。嘗日擊黑海軍士所歷之艱苦。因述以告其國人。其略曰。今冬此間長日陰雨。天際黑雲如墨。狂風怒號。肌膚欲裂。土壕之中。積水成渠。大雨之後。往往沒脛。士卒旣無厚裘以禦寒。又乏防水之衣。雖爲堂堂大英之將士。無異謫戍之徒。人人不特無求安樂之心。卽其靈魂軀體之存亡。亦不暇顧矣。此乃余所親見者。願彼等安居鄉國之人。勿袖手作旁觀。當籌所以助之之法。須知彼鶉衣百結躑

闕倫敦街市之乞丐。較之此間英國之戰士。其苦樂誠不可以道里計也。其尤宜亟亟改良者。則爲醫院。此間本有病室。惟部署不得其法。而兵士又不知衛生之道。室中穢垢堆積。腥氣觸鼻。病轉因之而劇。凡兵士患恙者。其伙伴負之出營。置之病室中而去。聽之自爲生死。而不過問。病人相對。坐以待亡。亦可哀已。

當一八五四年之冬。戰地積雪數尺。兵士死亡相繼。四萬五千人中。居病室者將及二萬人矣。英政府大爲震恐。因發七萬五千金爲軍士醫藥之費。且委派墨克東納爾送衣物糧食以資將士。

雖然衣食固足以禦飢寒矣。惟當時軍士所急需而不可須臾緩者。尙不在此。而在乎婦女之力。蓋世之男子不能無婦女之助。而世之婦女無男子之力。亦莫能獨存。此不易之公例。觀世人之遞相生。存。已足爲之明證矣。時大本營總司令黑勃脫曰。能減少遠東軍士之痛楚。當世僅有一人。其人卽南汀格爾女士是也。當女士就學於克塞哇時。已准備靈心妙手。以爲世用。今世上可爲之事。已發生。以

待女士發展其才略矣。雖然以一巨家之女。未歷艱苦。一旦飄然遠出。深入野蠻之壤。爲粗暴不文之戰士執役。寧非一空前絕後之奇談。但真心愛人者。苟能爲人造幸福。雖摩頂放踵。非所恤也。

十月之望。總司令馳函女士。殷殷勸駕。其略云。僕回顧英倫三島中。惟君一人。足勝此艱鉅。欲啓口慫恿君行者屢矣。但未審君願爲國出力。勉爲此行否。如蒙俯允。則君自有全權。統御其下。病人應需各物。可向政府取求。必不爾吝。僕當另簡軍醫。與君相助爲理。如君之學問知識。以及幹才。肩此重任。可無隕越之虞。萬勿我却。幸甚幸甚。

女士亦正於是日上書總司令。請爲克利米亞之行兩人定策。不謀而合。亦可異矣。越數日。報端載曰。南汀格爾女士率看護婦三十四人。將於今晚首途。赴克利米亞。女士爲當今一大慈善家。於看護病人之事。大有經驗。非其他婦女所能與比肩。今爲黑海戰士。不憚跋涉長途。毅然就道。慈心仁行。實可欽仰。余不知何以

表感載之忱也。

時英國人心大爲感動。及姆遜夫人曰。女士此行。實爲吾英自古以來未有之壯舉。其所爲與尋常女子之蹊徑。大相逕庭。大功告成之後。女士聲譽必永垂千古。頑固人之偏見。當可少解。以女士爲表率而追步其後塵者。必日益加增矣。

女士偕其從人既出發。道經法境。逆旅主人感其奇行。不取膳宿之資。既抵卜浪漁夫樵子。爭先恐後。爲之提攜行裝。供役左右。於是乘舟由地中海東駛。於十一月五日抵司克他利 *Scutari*。是日英軍正酣戰於音客門 *Inkerman*。時土耳其政府以白拉克醫院 *Barrack Hospital* 假英人院中傷兵不下四千人。室中病榻林列。幾無出入之路。擁擠若此。尤不宜於病軀。此爲女士所急宜改良者也。某看護婦嘗寓書其家人。縷述此中苦况。其言曰。自來此至今。終朝碌碌。幾忘此身之尙在人間。吾儕長日爲傷兵縫紉被褥。洗濯衣物。且時助醫士包裹創口。調和湯藥。蓋傷兵自戰地至此。須五日之程。此五日中午。傷處未敷。血肉狼藉也。然院

中病人傷於刀兵者爲數尙少。而患寒熱痢疾霍亂等症。反居其大半。病者未瘳。而繼之者。又接踵而至矣。

女士周旋於病人之中。問寒煖。親湯藥。未嘗稍懈。常以和顏溫語對人。士卒久離鄉井。初得慰藉。往往感極泣下。女士不辭勞苦。奔波至此。可謂義薄雲霄。無如人心險詐。不惟不感其德。反竭力攢擠之。以女士來時。未得將士及軍醫之同意。而反對之者。謂彼等之來。將奪人之功。攬人之權。婦人在軍中。轉足以敗事也。時司事者。多懷忿忿之意。然女士以和平手段。竟能解釋羣嫌。言歸於好云。

女士安置病人初就緒。卽於飲食之事。詳加研究。因設一廚室。可備八百人之膳。以病者孱弱之軀。不宜進常人之饌。而食品尤宜選精擇良也。時軍士衣服多穢。垢不堪入目。女士又設一浣濯所。以清積穢。無幾何時。而院中秩序。已井井可觀矣。

女士居醫院中。昕夕勤勞。不敢稍怠。於病人之事。無不躬親督察。軍醫賓各夫司

嘗語人曰。女士於院中之事。雖至細極微。無不注意。傷兵之安危存亡。無有能逃其目光者。往往病者至院尙未及一小時。已見女士立其榻前。向之絮絮問病情不已。其精察英明。誠爲吾人始料所不及也。

女士助隨營牧師創辦一圖書館及讀書室於醫院。每晚爲病人祈禱講道。且時以有趣味之書。及遊戲用具。捐助其中。暇時或爲傷兵繕家報。或爲郵致其區區之積蓄於其家人。

女士居黑海歷時一載有半。其所事之成績極佳。厥功至偉。遠近皆耳其盛名。其始白拉克醫院傷兵。每百人中。死者六十人。自女士蒞事以來。死亡之數。每百人中。僅一二人而已。泰晤士報訪員嘗述女士居戰地時之所事於其國人曰。余見病者臨危之際。女士必據其側而慰藉之。兵士雖與死神抗拒之時。然見女士愷悌慈祥之氣。亦忘去死之近。女士在醫院中。無殊天使降臨。非余敢作過言。實其情狀有類於此。蓋其纖長之軀。常悄然躡行病榻前而過。輕若無人。飄然若仙。當

其過時而病榻中含愁之面。一一化爲春風矣。每屆夜深。醫士各歸就枕。更闌人靜。悄無聲響。漫漫黑夜中。惟見女士一人。手擎小燈。欲明欲滅。在病室中。幢幢往來不已。其習勞之性。實非恆人之所能及萬一也。如女士居心之慈愛。舉止之嫺雅。而又博學多能。可謂女界中之表表者。其處事尤和平而有斷。不作猶豫之態。苟非秉賦獨異。何能臻此。方其背鄉井。離親友。長驅東去時。英人羣稱之爲女英雄。非過言也。然女士以一纖弱之身。幾不勝衣。見之者而不疑其無能爲者。幾希。某軍士嘗寓書其家人曰。吾輩固可常接女士之警款。常親女士之色笑。然臥病者爲數不下數百人。女士曷能同時徧加以顏色。故女士臨去之時。方轉其身。吾儕已爭起親床。沿上女士之纖影。蓋吾輩不能接其人。卽親其影。亦引爲大快事也。又一軍人寓書其友曰。女士未至之前。此間終日紛擾。不能寧息。今則清潔靜悄。幾類一禮拜堂矣。女士所造於人。不可枚舉。時人稱之爲克利米亞之天使。宜哉。

未幾。戰事告終。英人開盛會於倫敦。備極壯麗。以歡迎女士之至。女士已前知此舉。中途乘法國船。繞道返其家鄉。於一八五六年八月之望。悄然抵利亞黑司脫。時人無知之者。其始倫敦之人。大失所望。頗有煩言。然見女士不居其功。不受其賞。行善若行其所無事。轉嘆其恬淡寡欲。而增其敬慕之心矣。

英女皇維多利亞。躬至百莫那爾存問女士。且賜珍寶數事。一爲巨鑽。光鉷四射。無價寶也。一爲紅石十字架。以白石爲襯。沿以黑邊。上鐫聖經中一語曰。仁者得福矣。十字架之中央。小鑽無數。聚成冕形。下書 V. R. 二字。蓋后名之縮寫也。一爲盾形之獎牌。上飾以綠石所製棕櫚一束。葉沿鑲以黃金。枝幹以藍石爲帶束之。成結形。帶上鐫克利米亞。以誌是役。盾牌之頂。飾以巨鑽三。鋒鉞閃爍。有如明星。盾後所刻數語。蓋女皇手筆也。土耳其王。亦以手劍爲贈。英政府以二十五萬金獎其功。女士因設看護婦學校。附於聖湯默司醫院焉。

女士以積勞所致。自返國後。常嬰疾病。是時曾著數書。頗風行一時。醫院雜記。

Hospital Notes 於一八五九年出版。其後新創醫院二十餘所。皆取法於是書。一八六〇年。看護紀略 Notes on Nursing 一書亦出版。是書銷售甚廣。幾無家不備云。

女士嘗曰。世人多謂夜氣實能害身。此說似是而實非。夫夜間所呼吸之空氣。莫非夜氣。惟利害之分。實在乎戶外之清氣。與室中之濁氣而已。然世人於黑夜之時。避戶外之氣。惟恐不及。亦可怪已。今得病之人。多因閉窗而眠。空氣不得流通。觀此可證夜氣實足增人之健康。且通都大邑。人煙稠密之區。夜間戶外空氣。實爲長日二十四小時中最清潔之時也。

女士又云。強身之道有五。新鮮空氣。清潔飲料。溝道流通。房屋潔淨。光線充足。是已。而溝道不通。尤爲各地人家之通病。余常至倫敦巨家。其中陳設精美。惟溝內穢氣。薰人欲暈。甚者室門洞開。而窗檻嚴閉。是無異招濁氣入室。而屏清氣於戶外。寧不可異耶。

女士謂幽暗不受日光之室。實爲頸項結核之一原因。而壁上糊紙。歷久不換。地氈積塵盈寸。皆非衛生之道。空室久不居人。則氣息敗壞。宜常開窗牖。以疏通空氣。日光爲藥劑中之無上上品。可以清血管。強筋骨。凡街道狹窄之區。往往陽光不能遍照。居於日光不及之處。其人不獨體魄孱弱。而腦力亦必迴不如人。可斷言也。公立學堂之中。學生多甚擁擠。地小人衆。空氣臭惡。時疫往往卽肇於此。故爲父母者。當禁子女入其中。而力促其籌改良之方。卽其他高等學校。校舍寬敞。然亦不免有紅痧等症。溯其原因。並非自外間傳染而來。實室中空氣之作祟。苟空氣清潔。則惡疫毒癘。不能爲災矣。

女士曰。看護之術。實一種之美術也。故從事於此者。當運用其全體之精力以爲之。如畫家雕刻家之於所業然者。雖然且有過之者。夫美術家之從事於雕刻繪畫也。特用其功夫於一方之石。盈尺之紙而已。而看護之術。則施於人類。且爲生死之所攸關。非可視爲兒戲。故吾曰。看護之法。可與畫事雕刻並美。且視畫事雕

刻尤爲神妙也。

女士患心疾。於一九一〇年八月十三日下午二時逝世。享年九十。安葬之日。喪儀甚簡。蓋遵其遺意也。女士一生所享之美譽尊榮。實爲女子中所僅有絕無者。蓋一九〇八年。女士於倫敦城中享有特權。又得英王愛德哇第七敕封爲勳伐會之會員。時身與此榮寵者。不過數人而已。

白拉西女士傳

世人之至英倫遊覽。無不關其餘暇。一臨戰爭古寺之故址。而低徊憑弔不忍去。其地蓋腦門豆王威廉敗撒克遜將車哈落得處也。威廉王旣敗敵軍。長驅直入。雄據英國。私衷竊感蒼天之恩眷。因於凱旋後建此廟於哈落得樹幟之地。以表感謝之意。且爲戰勝之紀念。以驕天下之人。今此古寺牆圯園墟。破落不完。然其拱門尙巍然矗立於風雨飄零之中。爲時雖近千載。尙爲世所稱美。而動一般人士之觀瞻也。

去古寺不遠。爲白拉西女士 Lady Brassey 之巨邸。女士蓋一知名之著作人及旅行家也。邸中有遠望樓三。聳入雲表。長春籐自牆根直上屋脊。廣廳巨室。亭臺樓榭。錯落於密箐叢林之中。富麗古雅。兼而有之。入其屋爲一敞廳。窗帘以猩紅天鵝絨爲之。壁上懸名畫無數。爐次兩椅。爲鴛鳥所製。以其背脊凹處爲坐位。此兩鳥蓋女士旅行時所獲也。隔室之內。陳設尤佳。各物多得自遠東極西。如日本南洋羣島及南美洲各地。精磁及雲母石所製之品。雕塑甚工。尙有古代甲冑燭臺獸皮之屬。皆爲不易得之奇珍。更進一室。其中垂黃色之簾。卽器具亦作黃色。萊吞、蘭得西爾、諸名家法繪。高懸壁上。各帶所產鳥獸蟲魚。以藥製之。陳於几上。栩栩若有生意。餐室中牆作灰色。與紅漆器具相映。鮮明奪目。室中懸畫一巨幅。爲女士之像。其所心愛之駒及狗。亦繪其中。凭窗外矚。可見戰爭古寺之故址。斷井頽垣。歷歷在目。而如油綠波。亦依稀可見。各室中顏色不一。或紅、或藍、或黃、陳設器具之色。亦隨粉牆而異。室有二三巨鏡。鏡中幻無數數精室。初入時爲之。

茫然。虛虛實實。幾無從而辨也。

女士爲阿爾納脫 John Alnutt 之女。阿爾納脫生平喜美術。苟見名畫。不惜以巨資購取。既富學問。又饒於資。每見他人有急。輒慨然解囊。以此名重一時。女士於一八六〇年與湯默司白拉西結婚。兩人同出遊歷。涉海登陸。壯志甚豪。且時有所著述。紀其壯遊。經各地時。偶見落魄不遇之才。無不竭力攸助。以勗其成云。

湯默司之父。亦一知名之士。商界中之巨子也。湯默司少時。入奧克司夫得大學校。於一八六四年執律師業。翌年被舉爲議員。生平喜航海事業。不樂居官。因應商部之試。得一執照。遂爲航海中人。一八六九年。爲皇家海軍隊名譽海軍少佐。湯默司通瞻能文。嘗著一書。曰外國工業與英國之質押品論。 Foreign Work and English Wagers 頗爲當世所歡迎。一八八〇年。供職於海軍部。歷遷至海軍上將。女士與湯默司成禮後九載。時爲一八六九年。夫婦同遊遠東。三年之中。

兩度往返地中海。沿途女士書其遊歷中見聞。成一巨集。以上老父。及歸國。遂有流星之飛行。The Flight of the Meteor 一書見於世。蓋女士紀其所見。以分贈其知交戚好也。

一八七二年。時女士自東返。行裝甫卸。又有美洲之遊。歸時又成一書。曰遊伊鳥生記。A Cruise in the Eothen 以贈親友。一歷四稔。女士夫婦又有環遊地球之壯舉。因特造一快艇。名曰日光。行時攜其子女。獵狗之屬與俱。於七月一日束裝上道。舟方出港。即遇巨風。顛簸欹側。幾無一刻之寧息。幸數小時即風平浪靜。女士等因各歸寢。以為可以高枕無憂。及夜半。好夢方酣。忽巨浪自窗檻內擊。直中女士之面。女士陡為驚覺。暗中摸索而起。則全艙盡溼。無容身之地。於是輾轉獲一安息之所。狂風怒號。波濤澎湃。女士輒為驚醒。舟幾顛覆者屢矣。女士醒而復眠。毫無震懾之想。此所以能長年處汪洋大海中。與波浪為良儔也。女士道經非洲。遊墨蒂拉 Madeira 吞納利夫 Tenerife 及附近各島。女士嘗有著述。紀

其風土民情。女士等嘗登吞納利夫山巔。立危崖之上。以觀日出。在南美時。嘗往野次觀黑奴採取咖啡。乳兒數十。其黑如漆。隨其母度此烈日風霜之生涯。最小者僅經月而已。

女士至白爾格蘭奴 *Belgrano* 時。見山麓林中時有草狗之窟。窟外有草鴉爲守備。凡有狗窟之所。無不有草鴉一二。翹首聳肩。直立穴前。且時用其尖銳之目。灼灼左右視。以防不測。赳赳之概。使他獸莫敢嚮邇。蓋草鴉草狗。一飛一走。雖屬異類。然兩族素以友善稱云。女士嘗攝得此景。置於紀述中。以示世人。女士經墨及命海峽 *Straits of Magellan* 時。遇一來舟。橫遭火災。因縱救生船數艘往拯之。舟中人在火窟中。已絕生還之望。忽得援手。驚喜莫名。船主有巨癩。狀甚凶獷。既知女士舟中多婦孺之輩。恐將見之生畏。故於離破舟時。忍痛沉之海中。後女士聞之。嘆曰。使吾早知此。必不令此狗死於非命也。

已而舟行經夫古山下。斷崖削壁。狀極險阨。夫古俗稱爲火地。以其地居民。每有

召集。輒於高處舉火爲號。土人皆狂獷不知禮節。人類相食。而怡然不以爲意。所謂禮義廉恥。而此輩惘然無知。居常以魚蝦及貝類充膳。不知他味。婦女多擅游泳之術。常攜其所豢狗入江捕魚。狗自江口狂嗥而逐。魚驚而逃。絡繹成羣。至淺灘之上。婦人張網以待之。所獲無算。女士舟傍岸時。見土人三一男一女一童子。相將而來。以海獺之皮。易烟草餅乾之屬。登陸遊覽之際。人人披甲持鎗。以備不虞。女士至豈利 *Chili* 時。聞一英人臥病於斯。立往視之。其人聞女士自英至此。因絮絮問其家鄉狀況。幾忘身之痛楚矣。

舟經山蒂阿古 *Santiago* 時。舟中人結伴往觀天主堂之故址。此堂於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八日賀聖節之際。忽兆焚如。死者多婦孺之輩。女士至此憑弔時。亦不覺爲之慘淡無歡。舟抵南洋羣島。女士興致尤佳。所遇皆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至卜島 *Bow Island* 時。女士以五十分市小豚二。其地鄉人以椰子牛乳上女士。舟抵每蒂亞 *Maitoa* 時。土人皆驚怪不已。以爲女士輩之至其地。既不爲買

易而來。何爲涉此重洋。其首領遇女士以殊禮。且以芭蕉一株爲土儀。在脫歇蒂 *Lafite* 時。土人設筵款女士輩於芭蕉林之中。枝葉重重相蔽。有類圍牆。地上以草爲茵。以芭蕉之葉席地而坐。每客之前。陳椰子之殼四。一貯鹽水。一清水。一椰子粉。一牛乳。各人前有竹片二。以備剖割之用。旁置一籃。中貯不知名之食物數事。以綠葉爲盤。以椰子殼爲碗。以十指爲刀叉。食時狼吞虎咽。呼呼有聲。真奇觀也。

女士輩至山威玄羣島 *Sandwich Islands* 時。往觀記老衣亞火山之景。山路崎嶇。危石壁立。跋涉頗苦。既達山腰。望見火煙蓬蓬。火舌熊熊。黑者如漆。紅者如血。或如萬道巨蛇。交戰於空中。或類無數火龍。奪球爲戲。其聲如千軍萬馬之奔馳。無有一刻之寧息。女士等自高下望。倍覺分明。舟經毛羅開島 *Molokai* 時。僅登陸忽忽一遊。卽行首途。達荷老羅羅 *Honolulu* 時。大爲親王所加禮。於是由日本中國錫蘭而西。渡蘇彝士河。由埃及返國。抵英時。女士謂其友曰。此遊余所至

各地無不以殊禮見待。使余輩頓忘身在客中。歸時。余舟甫進口。夏士汀一帶居民。或至江濱。或立屋外。高揚素巾。以表歡迎之意。而戰爭古寺鐘聲。亦鏗鏘不斷。以賀遠客無恙歸來。及抵家門。則戚友相率而來。話闊別。深摯之情。如揭。余長年度風浪中之生涯。竟得無恙。蒼蒼者之厚我。尤可感也。

日光船傍岸時。人衆纒聚而觀。如臨盛典。或以鮮花擲之。女士則以各地土儀。遍賚親友。是年聖誕節日。女士在舟中。與水手輩同度。且以果餌分贈諸人。女士途中所寓其父及親友之信札。成一巨帙。時出付印。顏其上曰。輕舟環遊地球記。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Yacht Sunbeam 書既出版。大爲遠近所歡迎。不數月已達四版。已而又節錄其書。以備學校中作課本之用。一八八一年。又印若干部。以賤價出售。備貧人購讀。此時女士不特以旅行家之名聞於天下。且亦一大名鼎鼎之著作家矣。

山威去羣島之王。見女士於其書中。盛稱其地之佳。因於一八八一年之秋來英。

駐蹕於女士邸中。且以其國中之徽號賜女士。未幾。女士又有遠東之遊。於一八八〇年成一書。曰東方晴雨錄。又名遊塞迫來司及君士坦丁記。Sunshine and Storm in the East; or, Cruises to Cyprus and Constantinople. 此書歐人視爲奇貨。中敘土耳其王每禮拜五之午入堂頂禮之情景甚詳。土王身披長衣。胸前飾以巨鑽二。高據亞阿伯神駿之上。繡鞍飾以珠玉金鋼石無數。價值數城。扈從如雲。步隨其後。先爲貴族官長。次爲守衛之士。臣下之視其君。如天如帝。無敢直接與語者。王苟有所詔。臣庶無不諾諾。且立伏地上。崩角有聲。以示無敢抗忤之意。惟國務大臣。可與王言。言時首俯至地。不敢仰視。土王孱弱無能。一切政權皆歸其母掌握之下。其母出身至微。爲宮中下婢之一。旣育鳳雛。一旦遂得儕身青雲。爲一國之母矣。宮中侍妾。爲數不下千百。土王旣不得正式之婚娶。故人人皆冀得生子爲王。以拔己身於下流之中。顧此輩卽得爲后。以出身微賤。不得與公卿晉接。卽其所生子女。亦不得視爲己有。且不能與兒輩同飲食起居。其子女則親

王也。公主也。貴如天人。母子之間。而尊卑之分。乃至若此。真東方之奇俗也。

女士返英時。親友之歡迎。一如前狀。既抵家門。臧獲輩亦竭誠相送。行經園中。家畜成羣。結隊而來。以參其主人。羣狗搖尾而吠。駿馬引頸而嘶。簾前鸚鵡。啾啾學語。畫眉則引吭而歌。其聲清越。卽老醜之鴨。亦伸其長頸。作呷呷之聲。以媚其主人。一時羣聲並作。女士幾有應接不暇之勢。女士待人接物。殊有恩意。卽冥頑不靈之生物。咸樂與親。固無怪世人之嚮慕無已也。於是又有風景畫一巨冊。見於世。各幅之後。均有說明。一覽而知各地之風土人情焉。

一八八三年。女士夫婦又有遊歷之舉。歸時所作遊記。有插畫至三百之多。所至各地之歷史政治。以及俗尚。無不備載。至脫林尼達 Trinidad 時。嘗往觀植物園。得見奇花異卉甚多。且至樹藝咖啡之場一觀。其葉深綠而有光。花小而繁。作白色。最盛之時。望之如樹巔。慕以厚雪。頗呈奇景。至白漢馬時。觀土人採取海棉。凡所見聞。女士均錄之。故其筆記實裨世人不淺。女士雖終歲遊歷。然未嘗忘慈善

事業聖約翰軍醫院時得女士之助。女士嘗演說於勞働會。勸人注重衛生。且演講救急之法。女士之言曰。止血之術。卽三尺童子。莫不能爲。然死於此者。歲以千計。寧不可悲。至於溺死之徒。爲數亦甚夥。苟詢及救死之法。則一言而盡耳。吾故曰。不學足以致命。世人曷不少注意於救急之法。以拔於死亡之域乎。

女士得數醫士之助。常集村中人。演講醫理及家庭常識。遊歷時所經各地。常設會演講。所裨世人。誠非淺鮮。英兵出發之際。女士臨別贈言。以衛生爲題。叮嚀鄭重。至再至三。且以醫藥之書爲贈。女士常與印度澳洲各地通函。勸設軍醫院。於一八八一年。得女武士之徽號。女士生平所爲善舉。其利甚溥。而倫敦東鄙之貧民。沾其雨露尤厚。其所爲之事。往往爲世之富人所不願爲。世之名士所不暇顧者。而女士獨孜孜然以爲。若有所圖者。其對於教育之事。亦不憚竭力相助。嘗設一博物院。以資各學校之研究。所費亦不貲。若而人者。誠人中之聖賢。女中之勇健。又安可與安富尊榮。孜孜爲利者。相持並論哉。

一八八五年之秋。女士夫婦與政治家格來司東及其知交數人。結伴泛舟至那威。既抵司脫芬載。舍舟登陸。其地爲一小鎮。清潔無倫。女士舟傍岸時。鄉民三五成羣。遙立而觀。皆欲一瞻此聞名政治家之丰采爲快也。女士輩行經街市時。途中遊人如蟻。而家家窗檻門首。無數人頭。攢動不已。或揚旗以示歡迎。格來司東行時。至其前爲禮者。紛紛不絕。一分鐘間。加冠去冠。至數十次。匆忙極矣。

女士既雄於貲。又富仁術。故其一生所爲善舉。實在一般婦女之上。富者未必仁。而仁者未必富。女士則富而仁。豈上天憫世多無告之民。特假手於女士耶。女士自得熱病後。體魄日殆。念海行或足以恢復其原氣。因於一八八七年。與其夫一子三女泛舟渡海。遊錫蘭、蘭貢、澳洲各地。赴毛利歇士 *Mauritius* 時。方至中途。女士得狂熱症。卒於舟中。於九月十七日。葬其遺蛻於海中。

褒德脫考支女士傳

吾輩每聞人道及大慈善家之名。恆連類而出之曰。皮保蒂與霍伯京。康納爾與

伐沙。勞特比脫與司吞夫。皆世之大善士也。然未聞有及女子之名者。豈女子爲善愛人之心。轉不若男子耶。曰。否。否。女子以賞稱雄者寡。其所以不能儕於大善士之列者。非不爲。力不足耳。今吾有一人焉。嘗慨然以二千萬之巨款。爲慈善之舉。散其財以濟貧民。其人伊誰。褒德脫考支女士 *Baroness Burdett-Coutts* 是也。女士以扶困濟窮爲生平莫大之樂事。其所以解囊也。雖屬救人之舉。亦所以行其心之所安耳。吾竊怪世之一般富人。不於生前速求此無上之快樂。而往往於死後始散其財。寧非至愚乎。

凡非常之人。必不產於庸庸之家。女士父褒德脫 *Sir Francis Burdett* 一名聞遠近之議員也。擅詞令。能辯論。當世演說界中之鳳毛麟角也。其友嘗稱褒德脫之性質乃至奇。秉性果毅勇敢。而心腸則又和婉若女子。每臨交際場中。無老幼皆樂與親。褒德脫既卒業於奧克司夫得大學校。遂赴巴黎遊歷。時爲法國革命之初年。人人倡言自由平等。舉國若狂。褒德脫心慕共和。歸時乃竭力鼓吹。且痛

斥議院中種種弊政。掉其三寸之舌。演說於衆。不足。又著論說。載之報端。既富膽力。又善辯論。凡政界中之隱慝。宣洩無遺。遂爲世所嫉。時其友某君。以出言無忌。語侵下議院議員。被禁紐格脫囹圄中。褒德脫亦在嫌疑之列。議員傳令拘逮其人。褒德脫謂議員無任意逮捕之權。因與抗拒。三日卒爲所拘。禁之塔中。褒德脫素得人心。一時物議沸騰。竟聚衆與警兵相抗。至於用武。死者數人。

一八一九年。蘭克歇亞行政官妄戮不辜。褒德脫大憤。詆之不遺餘力。一時雖覺快意。而鐵索郎鐺。又從其後矣。法庭判褒德脫監禁三月。罰鍰五千金。今此五千金之手票。尙存於英國銀行中云。

褒德脫爲威司脫明司脫之代表。凡三十年。對於一切政事。侃侃直陳。毫無畏懼之心。其反對蓄奴之制尤力。拿破侖嘗謂已苟得長驅直入英倫。必一改其國家之制度而爲共和。且使褒德脫爲此新造共和國之元首。褒德脫家饒於貲。與蘇飛亞成婚後。舉一子五女。女士其最稚者。生於一八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女士

外祖考支。一倫敦銀行之經理人。亦以擁巨貲聞於時。其前妻出身甚微。然所生諸女。皆與貴閥締姻。考支年八十有四時。續娶一著名女伶爲繼室。死後遺產千五百萬。皆授其繼妻。未幾。繼室再醮。心念老人之產。應歸其孫曾。故於死後令女士襲老人遺資。且襲其姓氏。自是而後。女士之複姓。遂爲褒德脫考支矣。

女士年屆二十有三。遂爲考支巨廈之主人。身擁厚資。垂涎者不啻數十人。倫敦裙屐少年。欲得女士爲室。裨得分其餘潤。至而求婚者。踵相接。顧女士弗之許也。時女士所抱之宗旨。則用其巨產以救困濟貧是已。夫以女士芳年之盛。學問之富。地位之高。又益以千餘萬之母金。則所往無不如志。人生之幸福。於斯已極。而女士獨不樂安富尊榮以享其天年。而轉願僕僕於風塵之中。與貧病無告之人爲伍。寧不可異耶。

今女士已年逾七十。一白髮盈巔之老嫗矣。此五十年之中。不特享盛名於英國一隅之地。卽地球之大。無不知有女士其人者。其生平所創偉業。不勝枚舉。其尤

足動人觀瞻者。爲兩禮拜堂。一建於卡立司爾。一在威司脫明司脫。且附設學校。三。牧師寓所。一。所費不貲。然不特英倫一區獨享女士之權利。卽澳洲非洲美洲各地。亦沾其餘惠。蓋女士嘗以二十五萬金。闢主教區域於愛得來得 Adelaide 開迫湯 Cape Town 及哥倫比亞 British Columbia 也。女士又嘗設學塾於南澳洲。以教育土著之子女。此輩皆不學無知。蠢蠢然如禽獸。時人鮮有注意及此者。女士所造於女界之功。亦甚偉。嘗謂針黹烹飪及家庭瑣屑之事。爲女子所應知者。女學校中宜增設此科。以訓練理家之才。嘗見窮苦之家。婦女不知家庭之事。適所以增其困。而益其窮。調菜羹而不知五味。衣綻而不能縫綴。良可慨也。女士因以巨資津貼各地公立女學校。以爲增設家政科之費。時各要埠巨邑。學校雖已林立。然寓居鄉僻之區者。其子弟以跋涉爲難。往返不便。往往廢學。女士念此。非教育普及之道。因提倡所謂遊行教員之說者。法以資延師。每日周行於人跡罕到之鄉間。以一二時教授其子弟。此舉大爲當道所嘉獎。女士晚年猶常見

於倫敦半夜學校中。躬自分給獎品。且作勉勵之辭。以鼓舞青年男女求學之心。嘗設女子遷善所。其成績亦甚昭著云。

女士嘗冀除倫敦穢垢之區。築屋其地。以賃貧民。某處有園。曰司各蒂亞。名雖爲園。實則乃藏垢納污之所。宵小蠶集其地。無所不爲。妓院賊窟。鱗次櫛比。日則酗酒而眠。夜則呼盧喝雉之聲徹戶外。良家子弟。一入其中。卽沉迷而不知返。女士心痛疾之。因購其地。盡毀其廬。建新屋二百椽。以賤價賃貧民。又以百萬金修道築屋。名曰哥倫比亞街。以便近地商賈負販之徒。且設博物院學塾。以培植其地之子弟。前此傷風敗俗之區。今則秩序井井。成一小鎮矣。

女士於此舉。所費雖不貲。然其地業產。不據爲己物。慨然悉歸之國家。國家嘉其慷慨無私。因於一八七二年。賜女士以倫敦城中之特權。此爲當世婦女所未嘗有之奇寵。是日開盛會於倫敦。來觀禮者。相屬於道。肩背相摩。街市爲之不通。且請名人蒞會演說。閉會時。以一金盒爲女士壽。上繪七圖。以表女士生平之善舉。

飢者食之。渴者飲之。寒者衣之。俘囚者慰之。無家者居之。疾病者扶持之。死亡者瘞之。是也。盒之四隅。爲四大德之表記。曰謹慎節制剛毅公正是也。女士於名人演說之後。躬自登臺作答辭。自陳己身之乏德。並謝時人之盛意。措辭典雅而謙下。娓娓可聽。而款步登臺時態度之莊肅嫻雅。一見而知其爲非常人也。

一八七四年。愛定盤羅亦以其城中之特權授女士。以其地人民被女士之恩澤非淺鮮也。三載之前。維多利亞女皇嘗封女士爲愛定盤羅之貴族。其榮寵可謂極矣。倫敦司必脫爾非爾支一區。爲窮人薈萃之所。陋巷斷垣。不堪寓目。女士因設一縫紉學校。以培植成年之婦女。此輩鍼黹所得錢。可以自養其身。不必仰食於人。且授以看護之術。賜以家常藥品。以備病人之用。女士家臧獲輩苟有急需。女士無不如數飲助之。以此人人歸心焉。

女士見窮苦之家。居處湫溢。穢垢堆積。小兒女蟄伏一室之中。無發展之餘地。心竊憐之。因闢荒墟之場爲遊戲場。蒔花卉。設坐位。並備種種玩具。使貧家兒女得

任意蹂躪其中。可長保其活潑之天真。訓練其筋骨。較之終日伏處陋室之中。其利害誠有霄壤之分。女士又嘗造舟艇。以訓練一般青年男子水師之才。其中人供職於皇家水師團者。不下數百人。女士又嘗以巨貲助商賈營業。且時賜勉勗之言。時英國東鄙鄉民業紡織者。以銷路甚滯。幾有不能支持之勢。女士以資遣赴魁英司蘭營業。此輩本已束手待斃。今得絕處逢生。立束裝就道者數百家。且挾其妻孥與俱。至新地後營業頗利。因深感女士之恩。設無女士之援手。則債臺百丈。無力清償。勢必夫妻母子相將同入卑田院。甚者且入囹圄。度鐵窗風雨之生涯矣。

蘇格蘭鄉民數十戶。嘗以貧困無聊。淪爲乞丐。女士令往澳洲。且給資營業。所耗甚鉅。而此輩賴以成家立業。終爲善人。近吾美常有提倡設會咨送貧人往他方。懇荒殖民者。然徒托空言。終未嘗見諸事實。足徵此舉之非易易。今女士以一女子之身。乃毅然爲之。擲其千萬家財。毫無顧惜。誠能爲人之所難。其志可嘉。其行

可敬。吾美人對此其生愧赧乎。

愛爾蘭某地居民。以漁業爲生。嘗以生計不利。致陷於凍餒之憂。女士齋送糧食。衣物盈舟。以蘇其乏困。且與捕魚之具。使得繼其舊業。時有一考古家曰及姆司。赴耶路撒冷考察。欲發見所羅門王古廟之故址。女士嘉其壯志。亦竭力攸助之。且捐鉅資以修理古時之水道。以便城中居民。女士尤喜美術。每見侏僚不遇之美術家。必解囊相助。無有難色。其家藏名畫頗多。價值不貲。女士之行善舉。不限於親戚戚鄰。及耳目所接觸之人。卽遠在天涯海角。苟知其有急難。亦必攘臂相助。義形於色。一八七七年。土耳其農戶與敵宣戰。致曠農事。田畝荒蕪。國內大飢。女士齋送糧食以往。所耗在五萬金左右。居民得免於死亡者。不啻千萬人。土王嘉女士之義。封以爵位。婦女得與此榮寵者。女士蓋第一人云。

女士終日孜孜爲善。不特人享其利。卽禽獸亦未嘗向隅。女士嘗建飲泉四座。一在維多利亞公園。一在動物園之門次。一近哥倫比亞街。一在孟且司脫城中。倫

敦收養失狗之所。女士嘗以多金捐助。使得飽煖。狗如能言。亦必感謝女士之盛德也。

女士城居之屋。爲司脫納吞街一號 1 Stratton Street 其別墅則建於霍萊落治 Holly Lodge 此兩屋幾無人不知。當一八六八年。有盛會經女士門前。女士凭窗而觀。雖僅露半面。已爲途人所瞥見。瞬息之間。歡呼之聲雷動。人人面窗而呼。聲聞數里。至久久始去。霍萊落治之別墅甚幽雅。凡人之至愛梨阿脫女文豪墳上者。必經女士門首。女士無貴賤必以禮款待。以此人樂至其家。英皇太子及妃。並達官貴人五百人。嘗晏於女士之精舍。女士暇時。輒闢其園中雙扉。聽學生輩入遊。或攀樹枝捕蟬。或伏石罅捉蟋蟀。女士初不之禁。又嘗開茶會。以款各租戶。到者千餘人云。

未幾有一少年名巴脫納脫 William Arhmead-Bartlett 者。年事半於女士。嘗助女士爲一切之善舉。女士資之如左右手。女士嘗令之賚巨貲赴土耳其行善。

舉。巴脫納脫善於部署。未嘗虛耗一辨士。以此女士尤器重之。女士少年時。踵門問字者以百計。顧無一當意者。迨年已六十餘。乃慨許巴脫納脫以婚約。以其志同道合也。一八八一年二月十二日。女士與巴脫納脫行婚禮於禮拜堂。巴脫納脫襲女士之複姓。而爲褒德脫考支巴脫納脫矣。其後被選爲議員。頗有能聲云。女士晚年。深居簡出。時寓城中。時居別墅。於一九〇六年耶蘇聖誕之前晚。得喉管炎之症。延至三十日而逝。享年九十有二。病時英后屢以人問疾。英王愛德華嘗稱舍其母后外。女士實爲英倫惟一之女豪傑。女士生於拿破侖第一之時代。目睹英王五世之代謝。生平惟以濟人爲事。不知有他。

英治羅女士傳

余友嘗以白浪林女士詩集見惠者。一日。又挾一裝潢精美之書蒞余所。以授余曰。此落勃脫兄弟書肆所出版新書也。是書亦一詩集。著者曰周痕英治羅女士 Jean Ingelow。此名聲調絕佳。殆爲他人所假托者。以吾輩初未聞世人命名之

悅耳。有如周痕英治羅數字者。其爲假托無疑矣。余得書立攜往校旁溪畔。坐濃陰之下。展卷而讀。仰視白雲。俯瞰流水。逸興遄飛。日復一日。而全書已涉獵一過。覺齒頰生秀。俗慮盡除。今人每讀女士所詠海濱之滿潮 *The High Tide on the Coast of Lincolnshire* 一詩。無不淚盈眶中。其所作七七吟 *Songs of Seven* 幾人人誦之。詩中敍一婦人一生之遭遇。情景逼真。其始爲一七齡幼女。日嬉戲於羣花之中。與蜂蝶鳥獸爲遊侶。天真爛熳。不知人生有憂患之事。及年十四。胸臆中滿貯種種之希望。似嫌時日之緩。弗能立享意想中之幸福爲憾者。逮乎二十有一。則一亭亭女郎。凭窗外矚。遲其情人弗至。望斷秋水矣。逾七稔。則此妙年女郎。已身爲人母。羣兒環聚。爭以鮮花爲冠。加其母鬢首之上。以爲笑樂。及年三十有五。滄桑易改。人事已非。而此清閨少婦。已賦離鸞之曲矣。更度七載風霜。時年已四十有二。膝下諸兒。風流雲散。母子天涯。獨坐燈前。憂心如擣。黃昏風雨。倍覺淒涼。逮乎七七四十九之年。前此之青春女郎。今已白髮星星。回首前塵。低徊欲

絕念及來日。後顧茫茫。而冀得恢復其美滿家庭之念。與時俱增矣。

此七七吟一詩。將與天地同盡。人類同終。世人一日有夫妻母子天倫之樂事。則不可一日無此詩也。至於詠別 *Divided* 一詩。尤極寫情寫景之能事。余嘗不厭作百回讀。余少時常念。如女士之才華。可稱絕倫。第不審其音容舉止。爲若何耳。其後余卒得接女士之丰采。而生平之願足矣。女士寓倫敦肯新東一二層石屋之中。屋前有園。碧草芊芊。繁花如錦。室中陳設尤佳。花香撲鼻。益以詩人居其中。爲點綴。倍形雅靜。客室甚寬敞。杜鵑花金銀花蒔於精磁盆中。愈覺嬌艷可愛。黃者蓮馨花也。藍者勿忘我花也。或供膽瓶之中。或置磁盆之內。案上窗前。時有馥郁之氣。觸人鼻觀。花團錦簇之中。則此女詩人坐焉。女士方在中年。貌秀雅。舉心尤落落不羣。與語。則藹然可親。余造其家時。女士禮意殷殷。與余傾談終日。縱論英美古今文學。女士言及美國之政治風俗學術工業。無不歷歷如數家珍。足徵其學識之廣矣。

女士室內之陳設。園中之布置。皆隱隱寓有詩意。一望而知其爲詩人纖手所調度。女士有懷弟二人。愛之彌切。期之彌殷。且以致兩弟於安樂。匡兩弟於正途。引爲一己之責。每日自晨至午。例爲治事之時。每有所吟詠。輒刪改至再。始出付印。不敢鹵莽從事。以貽笑方家。女士體質甚弱。懶於酬應。常度隆冬於法國南鄙。或意大利。其地長年花草繁茂。鳥聲啁啾。景物絕佳。女士詩興愈豪。吾人每讀女士所作鳥聲 *Songs on the Voices of Birds* 一詩。無不爲之神馳。

女士甚愛其祖國。其對美國及其人民。亦表親善之意。於其著作中。嘗屢屢及之。女士不樂外出。然家居時。初未嘗虛度其韶光。女士以一八三〇年生於英國波士頓。父治銀行業。頗具幹才。母蘇格蘭人。曾受高等教育。生子女十有一人。家雖非封。然無飢寒之憂。女士寓書其友。嘗敘其兒時軼事甚悉。其言曰。余少時終日嬉嬉無戚容。思想頗與常兒異。每見一物。輒生驚奇之心。憶某夏薄暮。隨母徜徉階下。仰首見天上一明星。閃閃作光。因怪星所自來。母曰。天上萬能之上帝。實造

此星。此爲余第一次聞上帝之名也。余初聞而疑。繼則沉思。似有所得。居常一人靜坐作遐想。余姊妹兄弟所居室。窗臨小河。余與弱弟常凭窗對河而凝思。心中深怪不已。見潮流之起落。怪之。見舟之往來。怪之。見波浪擊岸作迴紋。怪之。當水平如鏡時。日光射水面。反照於承塵之上。蕩漾弗已。余輩愈以爲奇。因反覆研究。辯論紛紜。竟日弗息。余年三歲。乃學讀書。每見一物。常喜研究其所自來。作種種之奇想。念每物各有其終始。第不知天地生人亦有初否。此類奇想。吾知他兒亦必恆有之。特能憶之者鮮耳。世上奇妙之事。無如小兒之思想。其腦府中。另有一種之世界。若明若昧。不可究測。其發一想。往往深入非非。惟兒時五六齡以下之事。及長往往不留痕迹。故兒輩腦海中之祕史。無有能知之者。余自少卽覲覲畏人。而膽力尤怯。凡事未曾經驗者。初不敢冒昧嘗試。其於吟詠一道。亦必苦苦構思。然後出之。未敢率爾操觚。及其旣成。欲求精求美。雖鉤心鬥角。終無所補。以此良用憾憾。幸少時堂上椿萱並茂。愛撫有人。無衣食之憂。得從事於所學。良足自

慶也。

女士又嘗謂其友曰。人嘗稱余自少卽有詩癖。此語良信。凡人之富此癖者。其一切舉止。乃大異恆人。多喜離羣索居。踽踽獨行。暇時多運用其心思。沉沉作遐想。其對於世俗一切行樂之事。味同嚼臘。終日寢饋於吟詠之中。似無慰情消遣之物。實則詩中別有天地。此輩固自樂其樂。非門外漢所得而知也。

凡具有詩思之人。其目中所觸花也。鳥也。天上之雲。水中之影。皆別具一種幽致。與凡夫俗子所見不同。其感覺尤敏。一觸不如意事。則悄然而悲。一見可樂之物。則欣然而喜。故執筆作寫懷詩時。於喜怒哀樂之情景。能體貼入微。描摹盡致。較之畫家着色。尤覺分明真切。女士亦其一也。女士少時。多居波士頓。城在威生姆河之口。亦一著名巨埠。當十三世紀時代。與倫敦並握商界之項領。此城本據聖卜托爾夫修道院之故址。未幾漸擴充而成一巨鎮。一三〇九年。聖卜托爾夫禮拜堂成立。鐘樓高三百尺。至今尙巍然峙立。燃燈其上。可照四十英里之遠。海行

者獲其益焉。城外老樹林立。枝葉扶疏。平原一片。碧草黏天。海闊天空。景象高朗。女士終日對此明媚之風光。詩學益進。

述事寫懷詩 A Rhyming Chronicle of Incidents and Feelings 一集。以一八五〇年出版。此蓋女士第一次印行之著作也。時女士芳年甫二十耳。翌年。又有說部。曰阿萊吞及得盧克司 Allerton and Dreux 見於世。越九稔。奧利司故事 Tales of Orris 亦脫稿。然女士文名尙未大著。逮年三十有二。其詩集 Poems 風行於世時。而女士之芳名遂鵲起矣。開卷爲一短序。致其愛弟喬治者。其辭曰。爾之老姊。以此詩集奉贈。半爲表我愛爾之心。半爲連絡吾書與爾之名。以爲姊弟間永永之紀念云爾。

自詩集出版後。各處報章。揄揚不遺餘力。咸稱詩界中增一詩人矣。此詩人之從事於詩學。不以希臘古詩爲根本。若世之一般詩翁然者。惟以天然風景及人情物理爲材料。其詩富勸諷勉勵之意。快樂勤勉希望知足四者。女士詩中之本旨。

也。倫敦某報載曰。女士詩風行於世。幾有一日千里之勢。學子恃之爲法則。耆宿以之爲參考。文人學士。同聲歡迎。自有此詩後。而白浪林迫落克叨 Adelaide Proctor 兩詩家之芳名。寂然無聞矣。今人稱林肯歌亞 Lincolnshire 爲近代之阿凱蒂亞。以女士及丁尼生皆其地產也。豈其地山川秀氣。甲於天下。不然。此不世出之詩家。何乃一見而再見也。時美國報紙。亦盛稱之。獨立報中曰。舍白浪林女士外。英治羅女士實爲女詩家中之第一人。可斷言也。女士之詩爲老幼雅俗所共賞。亦有編之於樂譜。手撫而口歌之。爲家庭中爐旁花下行樂之用。泛舟渡海 *Sailing beyond Seas* 一詩。尤娓娓可誦。司萊門者。一美國著名之評論家也。嘗曰。白浪林女士之音吐甫寂。英治羅女士之歌聲又作。英美文人詩客之趨而從之者。亦不弱於白浪林女士時也。兩女士崛起於英國詩界之中。猶如雲雀振翼於雛菊叢中。一舉千仞。將有直上青雲之勢。當其蟻伏時。雖無知者。初不作坎坷不遇之嘆。悠悠然樂其所樂。英治羅女士之詩。多屬抒

情之作。然詩中間有寫景之句。以爲點綴。海濱之滿潮。威音司日萊 Winstanley, 七七吟長而白之痕 Long White Seam 數作。皆寫懷詩中可傳之傑構。讀之足知詩之爲物。貴乎真切懇摯矣。

威音司日萊一詩。敘一壯士名威音司日萊。築燈塔於海濱危石之上。日之所成。夜爲波浪所毀。然壯士果毅之氣。初不少沮。久而久之。而大功告成。一日。壯士登塔頂觀望。四顧頗有驕色。忽巨浪壁立。直擊燈塔。塔立毀。一剎那間壯士與塔俱瘞海中矣。此作多驚人語。亦一佳構也。

自一八六三年而後。女士間有詩集說部見於世。一八六四年。小說之研究 *Studies for Stories* 一書出版。時人稱爲精鍊之作。著者蓋深嘗歡樂與愁苦中之滋味也。其中用筆之簡潔。敘事之清淅。尤此書之特色。至於興味之濃厚。材料之豐富。則其餘事矣。一八六五年。成一書。曰語一小兒之故事 *Stories told to a Child* 逾三稔。又有死亡之故事及雜詩 *A Story of Doom, and Other Poems*

出版。其後十數載之中。成莫迫莎仙子 *Mopsa the Fairy* 阿姊之餘晷 *A Sister's Bye-hours* 離司開立 *Off the Skelligs* 註定之自由 *Fated to be Free* 莎拉特伯倫載 *Sarah de Berenger* 約翰先生 *Don John* 古今之詩歌 *Poems of the Old Days and the New* 諸作。詩人司托達嘗稱古今之詩歌一書。其氣息直超維多利亞時代詩詞之上。追儕伊里莎白中年之傑作。其中露莎孟得 *Rosamund* 一詩。描寫戰爭之景。躍躍欲動矣。

女士諸書。於英美各地。銷路甚廣。詩集之銷售於美洲者。約十萬部。而說部半之。女士雖才名籍籍。然未嘗少改其謙下之恆態。於其著述中。鮮道及其生平。一日。致其友書曰。尊論所謂讀其人之書。而著者不令世人知其生平。實非快事。此語余竊不謂然。鄙見以爲凡著作之人。不宜屢屢自道其一己之身世。苟爲可傳之作。則其人之軼事。不傳於生前。亦必傳於死後。余於著作中。初未嘗一及己身之生平。苟世之讀吾書者。不我遐棄。而欲一知吾之生平。固吾所深喜者。第吾書萬

一非佳。而先絮絮自述其身世。自負之譏。我又何以自解耶。

女士之弟。客亡澳洲。女士嘗作詩哭之。言辭淒楚動人。亦一時之佳作也。女士雖終歲閉戶讀書。然於慈善事業。初未嘗忘懷。嘗備午膳。款貧病之人。間日一爲之。以此輩甫出病院之門。一時未能工作。飢腸輓輓。苦無坐食之所。今女士此舉。誠無異極枯魚於涸轍之中。女士嘗曰。余以賣文所得。爲慈善之舉。覺於著述一事。輿致倍佳。綺羅珠玉。固非吾之所嗜也。女士又嘗以書致其美國某友曰。拙著所得潤資。請以二十五金。捐助貴國波士頓城中慈善之舉。棲流所或孤兒院均可。以吾得貴國之利。而未能爲貴國少効微力。中心良歉歉也。

女士尤愛小兒女。知小兒之心理甚明。其所著離司開立一書中。嘗曰。世人多謂智慧道德。與年齒俱增。故小兒一切之能力。遠不若成人。此論余竊非之。吾人自少至長。日積日漸。所獲誠多。然新者來。而小兒固有之性質。亦漸銷漸盡。此得彼失。其量均也。特吾人不自覺耳。至於謂小兒之心理思想智慧道德。與成人大謬。

則尤非余所敢深信也。女士於其所詠慈母出其愛子肖像 *A Mother Showing the Portrait of her Child* 一詩中。有謂人類學術愈精。而人種之智慧日進。此論爲當世諸名流所共信云。

女士以一八九七年七月十九日。疾終於肯新東寓中。時年六十有七。以一八三〇年生於波士頓林肯歐亞。長年多病。逝時狀甚從容。初無留戀之態也。

女子禮儀法掛圖

第一輯

每輯一元二角

內容

本圖將居家交際各項舉止禮儀。逐幅分繪。用彩色精印。甚為悅目。學校家庭。均可懸掛。以供教授指示之用。

●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丙(762)

Lives of Girls Who Became Famous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七年三月初版

(近世泰西列女傳三冊)

(每部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譯者 長樂高君珊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濟南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閩寧安慶蕪湖南昌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漢口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達縣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桂林梧州雲南貴陽張家口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五七三七自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青年寶筏

古今格言

行文資料

全書分四十餘類

專錄古今聖哲名言及寓意之語引時之文法釋史等類四十餘類每類均附時世典故每條詳註篇目間附註釋可作青年之寶鑑亦可備作文之資料

三册定價五角五分

- 自 助 論 元
- 公 民 鑑 九 角
- 德 育 鑑 三 角 五 分
- 中 國 寓 言 三 角
- 曾 文 正 公 嘉 言 鈔 四 角
- 人 格 修 養 法 自 助 一 角 二 分

- 常 識 修 養 法 一 角 五 分
- 意 志 修 養 法 一 角 五 分
- 實 務 材 幹 養 成 法 一 角 五 分
- 伊 索 寓 言 一 角
- 伊 索 寓 言 一 角

3C
2